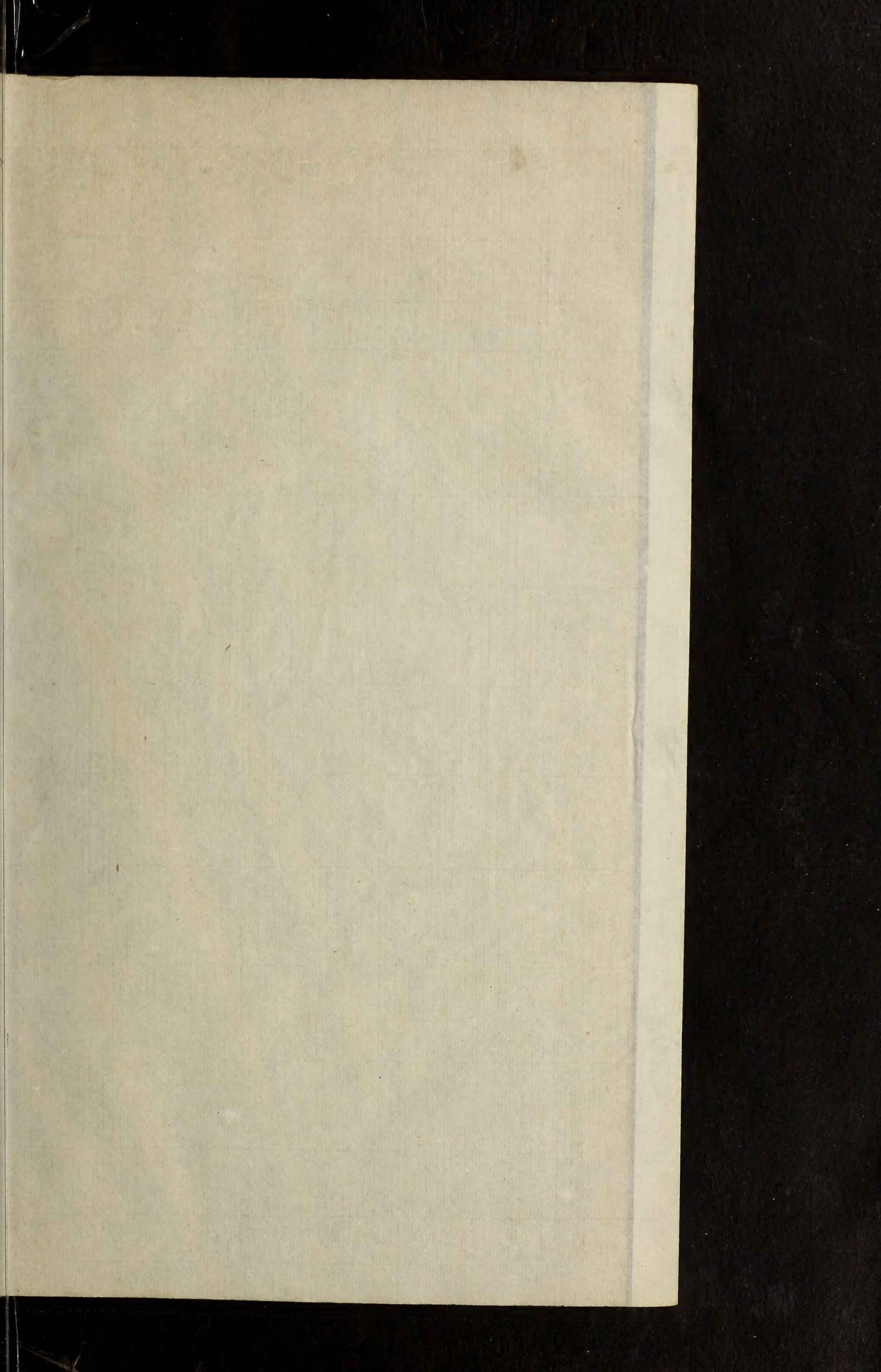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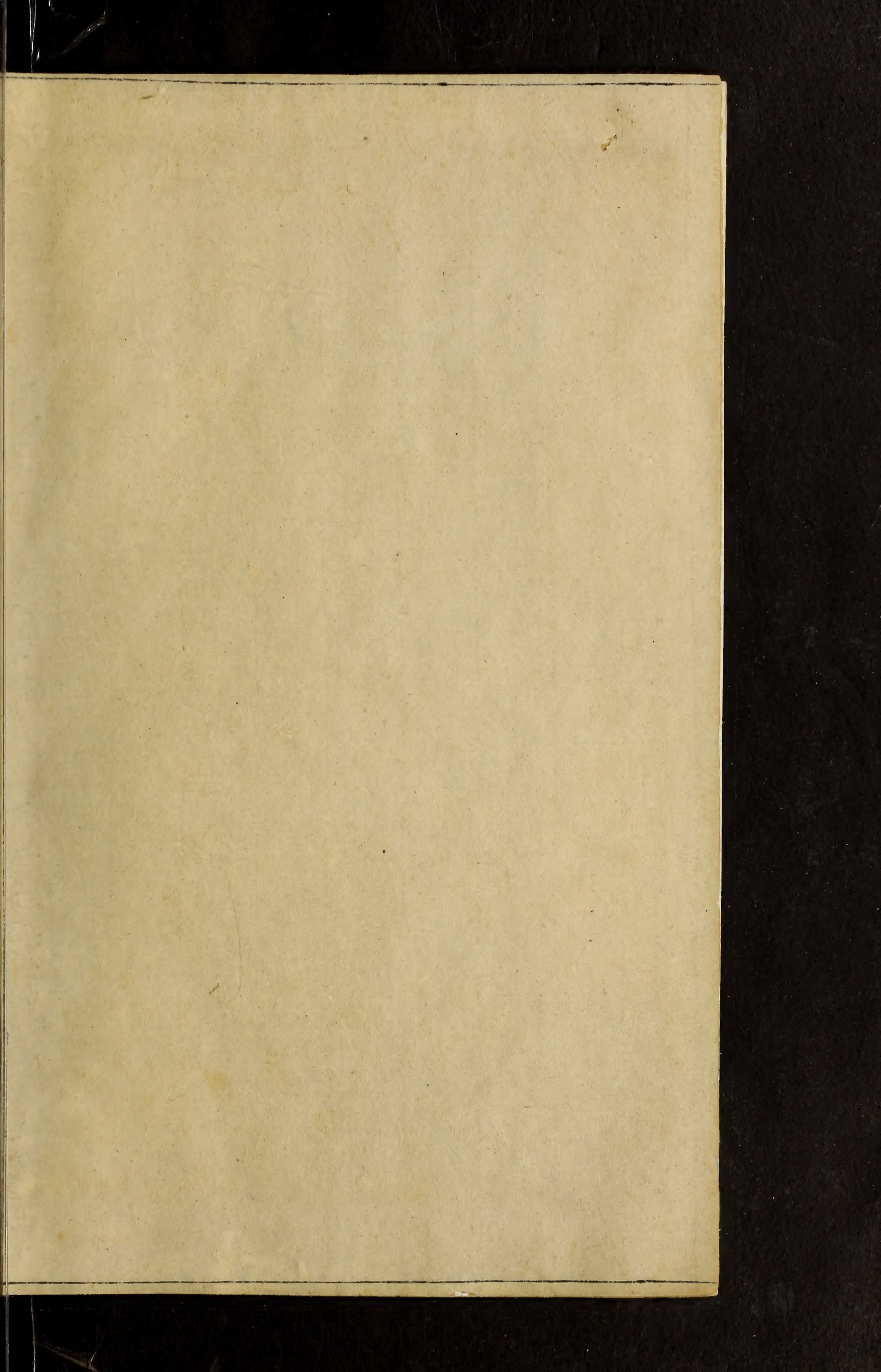




王簡齋先生增註批點尚書











李性學曰。禹貢簡而盡。山水由土貢賦草木金革物産。叙得皆盡。其後叙山脉地脉五脉。更有條而不紊。洪容齋云。禹貢叙治水。以冀兗青徐揚荊豫梁雍為次序。考地理。豫居九州中。與兗徐接壤。何自徐之揚。頋以豫為後乎。蓋冀為帝都。固為所先。而地居北方。于五行為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之以兗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揚荊。火生土。土

書經讀本卷之二　蔡沈集傳

夏書

夏。禹有天下之號也。書凡四篇。禹貢作於虞時。而繫之夏書者。禹之王以是功也。

金履祥曰。夫子定書。升禹謨於虞書。以著三聖相傳之道。冠禹貢於夏書。以明大禹有天下之本也。

禹貢

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篇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為常。則貢又夏后氏田賦之總名。

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終之以梁雍所謂彝倫攸叙者此也王伯厚曰文章根本在六經張安國記考古圖曰宜用頌命遊廬序所歷曰宜用禹貢宋景濂曰禹貢頌命序記之宗王守溪曰萬古義理皆從經出文字亦然即如七月一篇叙農桑場圃稼穡叙家人寢興烹飪之細禹貢叙山川脉絡原委如在目前論語記夫子在鄉在朝使儐等容宛然畫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禹胸中先有一段規模在。總提。隨者有兩意隨山開道以觀水勢一意也隨山之脉絡相視其水勢濬其川又一意也。如山定而山之西為兖大河定而河之南為豫也。

敷分也分別土地以爲九州也奠定也定高山大川以別州境也若兖之濟河青之海岱揚之淮海雍之黑水西河荆之荆衡徐之海岱淮豫之荆河梁之華陽黑水是也方洪水橫流不辨區域禹分九州之地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又定其山之高者與其川之大者以爲之紀綱此三者禹治水之要故作書者首述之

九州始於顓頊而疆界始於禹貢。

曾氏曰禹別九州非用其私智天文地理區域各定故星土之法則有九野而在地者必有高山大川爲之限隔風氣爲之不通民生

出一箇聖人後世有此文字乎昌黎書序銘學書詩其他文多學孟子遂爲後代文章之冠。孫月峯曰前半九州平叙後半就水路串說一方一員。孔氏曰此篇毋徒求作貢之法當求其祇德之心。郝楚望曰堯典臯陶謨禹貢三篇文詞最古法度森嚴有提掇有鎖尾有段落有血脉有照應爲千萬世史書冠冕。今山西之太原平陽

其間亦各異俗故禹因高山大川之所限者別爲九州又定其山之高峻水之深大者爲其州之鎭秩其祭而使其國主之也。

冀州 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兗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是也。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餘州所至可見晁氏曰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

（章法）（堯治平陽舜治蒲坂禹治安邑王都相去各二百餘里）（兗州云濟河自東河以東也豫州云荊河自南河以南也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明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是冀州之境也）（古帝王之都多在河東河西故呼河北爲河內河南爲河外）（又云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東北入海曲繞冀州故言河內）

既載壺口 經始治之謂之載壺口山名漢地志在河東郡北屈縣東南今隰州吉鄉縣也○今按既載云者冀州帝都之地禹受命治水所始在所當先經始壺口等處以殺河勢故曰既載然禹治水施功之序

（已事之辭 始有事也）（朱子曰他所舉山川先地後績都觀成功而言也此合下二節先績後地本用功之始言也）（論形勢先識大綱如水則中國莫大於河南莫大於江先定大者則小者便易考）（今吉州屬平陽府）

汾州潞安大同五府澤遼沁三州直隸之順天永平保定廣平順德宣化六府及真定河間二府西北境大名府濬縣西境盛京之錦州河南之懷慶彰德衛輝三府其北直抵塞外陰山下西起東受降城之北東訖於大遼水也治冀州以河為主先疏下流以殺河勢使得大頭腦河流既定太原一帶只修鯀舊績此神禹化工手也并鯀績不朽矣凡既字皆據成功言工力

則皆自下流始故次兗次青次徐次揚次荊（職方始於揚次於荊終於并者遠近之序也）次豫次梁次雍兗最下故所先雍最高故獨後禹言予決九州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即其用工之本末先決九川之水以距海則水之大者有所歸又濬畎澮以距川則水之小者有所泄皆自下流以疏殺其勢讀禹貢之書求禹功之序當於此詳之

治梁及岐

梁岐皆冀州山梁山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屬汾州府今永寧州）爾雅云梁山晉望即冀州呂梁也呂不韋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又春秋梁山崩左氏穀梁皆以為晉山則亦指呂梁矣酈道元謂呂梁之石崇竦河

創造曰治。治緒曰修。道里附近曰及。總括曰至。皆書法也。

流激盪震動天地。此禹既事壺口。乃即治梁也。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于汾。酈道元云。後魏於胡岐置六壁。防離石諸胡。因為大鎮。今六壁城在勝水之側。實古河逕之險阨。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也。先儒以為雍州梁岐者。非是。

二山去河甚遠。不得謂河水所經。曾氏云。壺口梁岐役也。其施功皆同時。不可分言於二州。故并言于冀。得此可釋蔡氏之疑。

韓城縣有梁山。岐山縣有岐山。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修因鯀之功而修之也。廣平曰原。今河東路太原府也。岳。太岳也。周職方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地志謂霍太山即太岳。在河東郡彘縣東。今晉州霍邑也。山南曰陽。即今岳陽縣地也。堯之所都。楊子雲冀州箴曰。岳陽是都。

名天柱山。

凡自禹創始者皆曰治。修鯀之功者皆曰修。乃餘州不言此二字。蓋冀文也。

今平陽府。

今霍州屬平陽府。

為唐侯所都。

河自大伾北流漳水東流注之地形東西為橫南北為從河北流而漳東注則河從而漳橫矣

是也蓋汾水出於太原經於太岳東入于河此則導汾水也（河入海汾入河二水相屬禹自壺口至太岳治河即以治汾）

（自壺口至此皆所以治河之害與別流之入於河也）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河南懷慶府）

覃懷地名地志河內郡有懷縣今懷州也曾氏曰覃懷平地也當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涑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方洪水懷山襄陵之時而平地致功為難故曰底績衡漳水名衡古橫字地志漳水二一出上黨沾縣大黽谷今平定軍樂平縣（屬太原府）少山也名為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今潞州（屬潞安府）長子縣發鳩山也名為濁漳酈道元謂之衡水又謂之橫水東至鄴（屬彰德府）合清漳東北至阜城入北河鄴今潞州涉縣也阜城今定遠

軍東光縣也。（今阜城縣屬河間府）又按桑欽云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同歸于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獨達于海請以為瀆而不云入河者蓋禹之導河自洚水大陸至碣石入于海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定王五年河徙砱礫則漸遷而東漢初漳猶入河其後河徙日東而去漳水益遠至欽時河自大伾而下已非故道而漳自入海矣故欽與唐人所言者如此

厥土惟白壤。

漢孔氏曰無塊曰壤。顏氏曰柔土曰壤。（土禀冲和之氣故壤為上太燥者不凝故墳次之）夏氏曰周官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物（十二地之物也）而知其種（騂剛赤緹之屬）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則夫教民樹藝與因

葉夢得曰賦不皆出於田故有田上而賦寡有田下而賦多田下而賦多則土賦兼其間也田上而賦寡則又水旱畜泄有利否人力之不齊不可概以田爲率也而

地制貢固不可不先於辨土也然辨土之宜有二白以辨其色壤（縓色也）以辨其性也蓋草人糞壤之法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故水處也）用鹿糞治田疇各因色性而辨其所當用也曾氏曰冀州之土豈皆白壤云然者土會（以土計貢稅之法）之法從其多者論也

厥賦惟上上（不言貢者諸侯分封之國各以歲時致其田之所有以獻於王者之謂○貢冀爲天子畿內之地其物之所有皆屬於王○則虞衡澤虞牧人皆掌之何貢之爲）**錯**（常出者爲正間出者爲雜）**厥田惟中中**

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錯雜也賦第一等而錯出第二等也田第五等也賦高於田四等者地廣而人稠也林氏曰冀州先賦後田者冀王畿之地天子所自治併與場圃園田漆林之類而征之（周禮載師凡任地國宅無征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無過十二惟漆林之征二十而五）如周官載師所載賦非盡出於田也故

河未入海。則恒衛合而為浟漫之勢。大陸淪焉。自河北流不壅。恒衛順從。大陸於是可耕作矣。呂祖謙曰。言水土平於田賦之前者。其害大。當先治也。言於田賦後。其害小。徐治之也。

以賦屬於厥土之下。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而後賦。又按九州九等之賦。皆每州歲入總數。以九州多寡相較。而為九等。非以是等田而責其出是等賦也。冀獨不言貢篚者。冀天子封內之地。無所事於貢篚也。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滱與滹沱之治可知

恒衛二水名。恒水。地志。出常山郡上曲陽縣。恒山北谷。在今定州（今真定府曲陽縣）曲陽縣西北恒山也。東入滱水（出代郡靈丘縣高氏山）。薛氏曰。東流合滱水。至瀛州（今河間府）高陽縣（屬保定府）。入易水。晁氏曰。今之恒水。西南流。至真定府行唐縣東流入于滋水。又南流入于衛水。非古逕矣。衛水。地志。出常山郡靈壽縣東北。即今真定府

靈壽縣也。東入滹沱河。薛氏曰。東北合滹沱河。過信安軍（霸州淤口寨改信安軍）入易水。從其道也。大陸。孫炎曰。（二水入滱滹沱而滱滹沱皆經大陸之北而東行則大陸之地可耕治矣）鉅鹿北廣阿澤。河所經也。程氏曰。鉅鹿去古河絶遠。河未嘗逕邢以行鉅鹿之廣阿。非是。按爾雅。高平曰陸。大陸云者。四無山阜。曠然平地。蓋禹河自澶相（今大名府彰德縣）以北。皆行西山之麓。故班馬王橫。皆謂載之高地。則古河之在貝冀。以及枯洚之南。率皆穿西山踵趾以行。及其已過信洚（冀州信都縣有洚水故曰信洚）之北。則西山勢斷。曠然四下。蓋以此地謂之大陸。乃與下文北至大陸者合。故隋改趙之昭慶以為大陸縣。唐又割鹿城置陸渾縣。皆疑鉅鹿之大陸。不與河應。而亦

朱子曰碣石山負海當河入海之衝自海道夾出碣石之右然後入河而達帝都也冀州三面距河其建都實取轉漕之利朝會之便故九州之終皆言達河以紀其入帝都之道冀實帝都亦曰入河者為北境絕遠者言之以明海道亦可至也

求之向北之地杜佑李吉甫以為邢趙深三（今順德府二州今属真定府）州為大陸者得之作者言可耕治水患既息而平地之廣衍者亦可耕治也恒衛水小而地遠大陸地平而近河故其成功於田賦之後

島夷皮服海曲曰島海島之夷以皮服來貢也**夾右碣石入于河**碣石地志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今永平府撫寧縣）河口之地今平州之南也冀州北方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夾挾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挾掖也）屈之間故曰夾右也程氏曰冀為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為至故此三方亦不必書而其北境則漢遼東西右北（海畔山也）

孔穎達曰。夾右者。夾行此山之右。則行碣石山西。南行入河。在碣石之右。故曰夾右也。顧氏亦云山西曰右。

今山東之東昌府兗州府曹州陽穀壽張鄆城三縣。濟南青州二府西北境。直隸之大名府及真定河間二府東南境。河南之衛輝府胙城縣也。

平。漁。陽。上。谷。之。地。其。水。如。遼。濡。滹。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也。又按酈道元言。驪城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韋昭以為碣石。其山昔在河口海濱。故以誌其入貢河道。歷世既久。為水所漸。淪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戰國策以碣石在常山郡九門縣者。恐名偶同。而鄭氏以為九門無此山也。

所謂真山川也。

濟河惟兗州。

八州發首言山川者。篇首以地命州。後世安知其在南在北。故以濟河之間為兗州。朱子曰。河患惟兗為甚。兗州是河曲處。其曲處西岸無山。所以潰決常在此處。禹自淇口決處道之。致功尤難。

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濟河見導水。蘇氏曰。河濟之間。相去不遠。兗州之境。東南跨濟。非止於濟也。愚謂河。昔北流。兗州之境。北盡碣石河右之地。後碣石之地。

孔穎達九河疏據爾雅郭璞注以簡潔為二河朱子孟子註因之蔡傳據曾旼之說合為一而曰其一則河之經流林之奇以為九河勢均安得以一為經流八為支派哉宜以朱子為正

淪入于海河益徙而南濟河之間始相去不遠蘇氏之說未必然也林氏曰濟古文作泲說文註云此兖州之濟也其從水從齊者說文註云出常山房子縣贊皇山今趙州臨城縣屬真定府則此二字音同義異當以古文為正

九河既道

禹不惜數百里地以分河勢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也

九河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為二既道者既順其道也按徒駭河地志云滹沱河寰宇記云在滄州清池清池縣名屬河間府南許商云在平城馬頰河元和志在德州安德今陵縣平原今平原縣並屬濟南府南東寰宇記云在棣州滴河今商河縣屬濟南府北輿

地記云。即篤馬河也。覆鬴河。通典云。在德州安德。胡蘇河。寰宇記云。在滄之饒安（今滄州）。無棣（今慶雲縣）。臨津（今南皮縣並屬河間府）。三縣。許商云。在東光（今東光縣屬河間府）。鬲津河。輿地記云。在臨津。鉤盤河。寰宇記云。在樂陵（今武定樂陵縣屬濟南府）東南。從德州平昌來。輿地記云。在樂陵。高津河。寰宇記云。在樂陵東西北流入饒安。許商云。在高縣。輿地記云。在無棣。太史河（應在清滄二州之間）。不知所在。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詳。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集累世積傳之語。遂得其六。歐陽忞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為兩說。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至其顯然謬誤者。則班固以滹沱為徒駭。而不知滹

沱不與古河相涉樂史馬頰乃以漢篤馬河當之鄭氏求之不得又以為九河齊桓塞其八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塞河宜非桓公之所為也河水可塞而河道果能盡平乎皆無稽考之言也惟程氏以為九河之地已淪於海引碣石今永平府為九河之證以謂今滄州之地北與平州接境相去五百餘里禹之九河當在其地後為海水淪沒故其迹不存方九河未沒於海之時從今海岸東北更五百里平地河播為九在此五百里中又上文言夾右碣石則九河入海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九河水道變遷難於推考而碣石通趾頂

皆石不應仆沒今兖冀之地既無此石而平州正南有山而名碣石者尚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卓立可見則是古河自今以爲海處向北斜行始分爲九其河道已淪入於海明矣漢王橫言昔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水所漸鄭道元亦謂九河碣石苞淪於海後世儒者知求九河於平地而不知求碣石有無以爲之證故前後異說竟無歸宿蓋非九河之地而強鑿求之宜其支離而不能得也

雷夏既澤（洪水之時高原亦水高地水盡復爲澤也）澤者水之鍾也雷夏地志在濟陰郡城（今山東東昌府濮州）陽縣西北今濮州雷澤縣西北也山海

元和志灉沮出濮州雷澤西北平地宋時河決泥滓填淤遂涸蔡傳以汳睢當之非是韓汝節云汳睢自在豫徐

經云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頰鼓其腹則雷然則本夏澤也因其神名之曰雷夏也洪水橫流而入于澤澤不能受則亦泛濫奔潰故水治而後雷夏為澤

濟水所鍾

灉沮會同

河濟為兗州大水灉沮其支流也二水治而兗無水患矣

灉沮二水名灉水曾氏曰爾雅水自河出為灉許慎云河灉水在宋又曰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為灉水東入于泗水經汳水出陰溝東至蒙為狙獾則灉水即汳水也灉之下流入于睢水沮水地志睢水出沛國芒縣

今歸德府永城縣

睢水其沮水歟晁氏曰爾雅云自河出為灉濟出為濋求之於韻沮有楚音二水河濟之別也二說未詳孰是會者水之合也同者合

兗徐言草木皆在厥土之下凡土無高下燥濕其性皆然兼山林言之

而一也。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桑土。宜桑之土。既蠶者。可以蠶桑也。蠶性惡濕。故水退而後可蠶。然九州皆賴其利。而獨於兗言之者。兗地宜桑。後世之濮上桑間。猶可驗也。地高曰丘。兗地多在卑下。水害尤甚。民皆依丘陵以居。至是。始得下居平地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墳。土脉墳起也。如左氏所謂祭之地。地墳。是也。繇。茂。條。長也。○林氏曰。九州之勢。西北多山。東南多水。多山。則草木為宜。不待書也。兗徐揚三州最居東南下流。其地卑濕沮洳。洪水為患。草木不

史臣叙兗之成功異於他州者桑土一也賦貞十三載乃同二也皆以河患故也

得其生至是或繇或條或夭或喬而或漸包故於三州特言之以見水土平草木亦得遂其性也

地利之美有未闢故田稍高而賦為至下全之修有未齊故賦既薄而其入尤後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功**作十有三載乃同**

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兗賦最薄言君天下者以薄賦為正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兗當河下流之衝水激而湍悍地平而土疏被害尤劇今水患雖平而卑濕沮洳未必盡去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於他州此為田賦而言故其文屬於厥賦之下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貢者下獻其上服食器用之物土所有於上

漯水本出高唐。至千乘入海。自禹導河至大伾。始分河之一支。東北流。首經東武陽。至高唐。合漯水。自合漯水。則高唐以南。武陽以北之河。皆以漯名矣。故漢志於平原郡高唐註則云漯水所出。於東郡東武陽則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疏解瞭然。蔡氏未詳也。今山東之登州、萊州二府。青州府益都、臨淄、昌樂、安邱、壽光、臨朐六縣。及諸城、高苑、博興、樂安西縣南境。

也。兖地宜漆宜桑。故貢漆絲也。篚竹器。筐屬也。古者幣帛之屬。則盛之以筐篚而貢焉。織文者。織而有文。錦綺之屬也。以非一色。故以織文總之。林氏曰。有貢又有篚者。所貢之物。入於篚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因水入水曰達。）

舟行水曰浮。漯者河之枝流也。兖之貢賦。浮濟。浮漯。以達于河也。帝都冀州。三面距河。（今漢州朝城縣。）達河。則達帝都矣。又按地志曰。漯水出東郡（屬東昌府。）東武陽。至千乘（今青州府樂安縣。過三府行千二百里。）入海。（陳師凱曰。程氏非指漯為漢河。蓋言漯入河處所受）程氏以為此乃漢河。（河水乃漢以後所徙頓邱之河。非禹時濬相以北之河。其漯水仍以東武陽為是。）與漯殊異。然亦不能明言漯河所在。未詳其地也。

海岱惟青州。

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岱泰山也。今在襲慶府（今兖州府）奉

濟南府肥城長清歷城章邱鄒平長山新城淄川八縣及泰安州萊蕪縣北境兗州府東阿平陰二縣北境東北跨海爲奉天府訖朝鮮國也舜爲十二州分青州爲營州即遼東也

王氏綱振曰青是濟水會汶入海處則濟汶皆當入紀但汶入海近不爲青害而濟之治又詳見於豫兗二州故本州但記濰淄治正如江漢皆揚州入海（亦因江入海）不爲揚害而其治詳見於荊梁二

符縣西北三十里。（今濟南府泰安州、舉遠以見近）

嵎夷既略（謂邊界）

嵎夷。薛氏曰。今登州之地。略。（巡行也）經略。（聚土爲封曰略）爲之封畛也。即堯典之嵎夷。

濰淄其道

濰淄二水名。濰水。地志云。出瑯琊郡箕縣。今密州莒（今青州府莒縣）縣東北濰山也。北至都昌入海。今濰州昌邑（今濰縣屬萊州府）也。淄水。地志云。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淄州、淄川縣（屬濟南府）東南七十里原山也。東至博昌縣（禹時淄入海不入濟）入濟。今青州、壽光縣也。其道者。水循其道也。上文言既道者。禹爲之道也。此言其道者。泛濫既去。水得其故道也。林氏曰。河濟下流兗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衆流之衝。但濰淄二水。順其故

州。故本州但紀彭蠡震澤治同一例。

凡貢不言所出。以一州所出。皆可貢也。言所出者。以此地所出爲良也。

青不言草木。而貢有松檿絲則可知。

道則其功畢矣。比之他州用力最省者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濱。涯也。海涯之地廣漠而斥鹵。許慎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斥鹵鹹地。可煮爲鹽者也。

一州之土。一方之土。

州境自邊海者三。于青州別舉之。為貢鹽志其始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田第三。賦第四也。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鈆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鹽。斥地所出。絺。細葛也。錯。雜也。海物非一種。故曰錯。林氏曰。既總謂之海物。則固非一物矣。此與揚州齒革羽毛惟木文勢正同。錯蓋別爲一物。如錫貢磬錯之錯。

萊夷及揚之島夷。間于貢篚之間。時貢土物。以見來王之意。

理或然也。畎谷也。岱山之谷也。枲麻也。怪石。怪異之石也。林氏曰。怪石之貢。誠爲可疑。意其必須以爲器用之飾。而有不可闕者。非特貢其怪異之石以爲玩好也。萊夷。顏師古曰。萊山之夷。齊有萊侯萊人。即今萊州之地。作牧者言可牧。放夷人以畜牧爲生也。檿山桑也。山桑之絲。其韌中琴瑟之絃。蘇氏曰。惟東萊爲有此絲。以之爲繒。其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繭。

浮于汶。達于濟。

汶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襲慶府萊蕪縣今泰安州萊蕪縣屬濟南府也。西南入濟。在今鄆州中都縣今東平州汶上縣屬兗州府也。蓋淄水。出萊蕪原山之陰。東北而入海。汶水。出萊蕪原

今江南之徐州及鳳陽府之懷遠五河虹靈璧四縣泗宿二州淮安府桃源清河安東宿遷睢寧贛榆六縣邳海二州山東之兖州府滋陽曲阜寧陽泗水金鄉魚臺嘉祥鉅野汶上鄆城鄒滕嶧費十四縣及平陰縣南境濟寧東平沂三州濟南府新泰縣及萊蕪縣泰安州南境青州府莒州蒙陰沂水日照三縣及諸城縣南境也

山之陽西南而入濟不言達河者因於兖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而西不言濟者岱之陽濟東爲徐岱之北濟東爲青言濟不足以辨故略之也爾雅濟東曰徐州者商無青并青於徐也周禮正東曰青州者周無徐并徐於青也林氏曰一州之境必有四至七州皆止二至蓋以鄰州互見至此州獨載其三邊者止言海岱則嫌於青止言淮海則嫌於揚故必曰海岱及淮而後徐州之疆境始別也

淮沂其乂淮沂二水名淮見導水曾氏曰淮之源出於豫之境至揚徐之

閒始大其泛濫爲患尤在于徐故淮之治於

徐言之也沂水地志云出泰山郡蓋縣艾山（一名臨樂）

今沂州（今屬兗州府）沂水縣（今屬青州府）也南至于下邳西南而入于

泗曾氏曰徐州水以沂名者非一酈道元謂

水出尼丘山西北徑魯之雩門（曾晳浴沂之沂）亦謂之沂水

水出太公武陽（今費縣屬兗州府）之冠石山亦謂之沂水而沂

水之大則出於泰山也又按徐之水有泗有

汶有沭有瀰而獨以淮沂言者周職方氏青

州其川（泉源注於海曰川）淮泗其浸（可爲陂障以灌溉者曰浸）沂沭周無徐州兼之於青

周之青即禹之徐則徐之川莫大於淮淮又

則自泗而下凡爲川者可知矣徐之浸莫大

於沂沂又則自沭而下凡爲浸者可知矣

蒙羽其藝。蒙羽二山名。蒙山。地志。在泰山郡蒙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也。羽山。地志。在東海郡祝其縣南。今海州朐山縣也。（今海州屬淮安府）藝者。言可種藝也。**大野既豬**。大野。澤名。地志。在山陽郡鉅野縣北。今濟州鉅野縣也。（今屬兗州府）鉅。即大也。水蓄而復流者。謂之豬。按水經。濟水至乘氏縣。分爲二。南爲菏。北爲濟。酈道元謂一水東南流。一水東北流。入鉅野澤。則大野爲濟之所絶。其所聚也。大矣。何承天曰。鉅野廣大。南導洙泗。北連清濟。徐之有濟。於是乎見。又鄆州（今東平州）中都西南。亦有大野陂。或皆大野之地也。**東原厎平**。東原。

埴音寔又音熾

漢之東平國。今之鄆州也。晁氏曰。東平。自古多水患。數徙其城。咸平中。又徙城於東南。則其下濕可知。底平者。水患已去而底於平也。後人以其地之平。故謂之東平。又按。東原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東平國在景帝亦謂濟東國云。益知大野東原所以志濟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土黏曰埴。埴膩也。黏泥。如脂之膩也。周有搏埴之工。（用土爲瓦）老氏言。埏埴以爲器。惟土性黏膩細密。故可搏可埏也。漸。長進也。如易所謂木漸。言其日進於茂而不已也。包。叢生也。如詩所謂如竹包矣。言其叢生而積也。（齊人謂叢生曰積）

浮磬、陳氏大猷曰、石輕浮可為磬者、成而貢之、磬聲清越、取輕浮者良、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田第二等。賦第五等也。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曁魚。厥篚玄纖縞。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有之。故制以爲貢。周書作雒。曰。諸侯受命于周。乃建大社于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釁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故曰受削土於周室。此、貢土五色。意亦爲是用也。羽畎。羽山之谷也。夏翟。雉具五色。其羽中旌旄

四方各依其方色、皆以黃土覆之、易稱藉用茅、茅色白而潔美

翟山雉也、言夏翟、共為雉名、周禮立夏采之官、取此名也、

者也。染人之職。秋、染夏。鄭氏曰。染夏者。染五色也。林氏曰。古之車服器用。以雉爲飾者多。不但旌旄也。曾氏曰。山雉具五色。出于羽山之畎。則其名山以羽者。以此歟。嶧山名。地志云。東海郡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古文以爲嶧山。下邳。今淮陽軍下邳縣也。陽者。山南也。孤桐。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詩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草木之生。以向日爲貴也。泗。水名。出魯國卞縣桃墟西北陪尾山。源有泉四。四泉俱導。因以爲名。西南過彭城。又東南過下邳。入淮。卞縣。今襲慶府泗水縣也。濵。水旁也。浮磬。石露水濵。若浮於水然。或曰。非也。泗濵

（朱批：在今江南淮安府邳州、）

（朱批：今兖州府泗水縣、）

非必水中。泗水之旁近浮者。石浮生土中。不根著者也。今下邳有石磬山。或以爲古取磬之地。曾氏曰。不謂之石者。成磬而後貢也。淮夷。淮之夷也。蠙。蚌之別名也。暨。及也。珠爲服飾。魚。用祭祀。今濠泗楚皆貢淮白魚。亦古之遺制歟。夏翟之出於羽畎。孤桐之生於嶧陽。浮磬之出於泗濵。珠魚之出於淮夷。各有所産之地。非他處所有。故詳其地。而使貢也。玄。赤黑色幣也。武成曰。篚厥玄黃。纖縞皆繒也。禮曰。及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記曰。有虞氏縞衣而養老。則知纖縞皆繒之名也。曾氏曰。玄赤而有黑色。以之爲衣。所

淮南北近海之夷民今江南淮安揚州二府近海之地皆是　此蠙出珠故以為珠名

今江南之江寧揚州廬州安慶池州太平寧國徽州鎮江常州蘇州松江十二府滁和廣德三州鳳陽府鳳陽臨淮定遠霍邱盱眙天長六縣壽州淮安府山陽鹽城二縣河南之汝寧府光

以祭也以之爲端所以齊也以之爲冠以爲首服也黑經白緯曰纖纖也縞也皆生凶即吉之所服也

浮于淮泗達于河

許慎曰汳水受陳留（今祥符縣屬開封府）浚儀陰溝至蒙爲灉水東入于泗則淮泗之可以達于河者以灉至于泗也許慎又曰泗受泲水東入淮蓋泗水至大野而合泲然則泗之上源自泲亦可以通河也

淮海惟揚州

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于海

彭蠡既豬

彭蠡地志在豫章（今江西南昌府）郡彭澤縣東合江西江東諸水跨豫章饒州（今饒州府）南康軍（今南康府）三州之地所謂鄱陽（以中有鄱陽山也）湖者是也詳見導水

陽鳥

山固始二縣、光州、湖廣之黃州府羅田、蘄水、廣濟、黃梅四縣、蘄州、廣東之潮州府、及浙江、江西、福建、皆是也、鄭康成曰、左合漢爲北江、右合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并與南合、始得稱中也、融洽前後經文、確不可易、蘇氏力主之、金履祥曰、按揚州之境、自建嶺至柳處、北枝趨歙、浅原水皆東流、又自建嶺一枝轉

攸居。陽鳥、隨陽之鳥。謂鴈也。今、惟彭蠡洲渚之間。千百爲羣。記陽鳥所居。猶夏小正記鴈北鄉也。言澤水既豬。洲渚既平。而禽鳥、亦得其居止。而遂其性也。

日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故曰陽鳥。九月南。正月北。北陽鳥避寒就暖。故多居於此

彭蠡在彭澤西北。北方之南。南方之

三江既入。庾仲初吳都賦註。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併松江爲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是也。又按蘇氏、謂岷山之江、爲中江。嶓冢之江、爲北江。豫章之江、爲南江。即導水所謂東爲北江、東爲中江者。既有中北二江。則豫章之江、爲南江、可知。今按此爲三江。若可依據。然江漢、會于

而北趨介衢為歙嶺亘宣而底建康其岡脊以西之水皆西流是俱匯為彭蠡其岡脊以東之水南則浙江北則震澤也彭蠡之水不豬則今江西江東之水為揚西偏之患震澤之水不泄則今浙西諸州之水為揚東偏之患大江之南西偏莫大於彭蠡東偏莫大於震澤二患既平揚之土田皆治矣

震澤西南受杭歙諸郡之水西北受宣州諸溪之水既高若建

漢陽合流數百里至湖口而後與豫章江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入海不復可指為三矣（三江云者因上流有中江北江南江而言之非截然指為三也蔡氏不知耳）蘇氏知其說不通遂有味別之說禹之治水本為民去害豈如陸羽輩辨味烹茶為口腹計耶亦可見其說之窮矣以其說易以惑人故并及之或曰江漢之水揚州巨浸何以不書曰禹貢書法費疏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勞（禹貢所紀皆成功）者雖大亦略江漢荊州而下安於故道無俟（而施功在其中況管子荀子淮南子皆云疏三江可證也）濬治故在不書況朝宗于海荊州固備言之是亦可以互見矣此正禹貢之書法也

震澤底定

震澤大湖也（大澤蓄水南方名之曰湖）周職方揚州藪曰具區地志在吳縣西南五十里今蘇州吳

鐃而入海之地又亢若仰盂水亦反流而趋內其中受水之處蓄而不洩內溢而外噎則激蕩靡寧勢固然也故必使三江之流既深且廣務使海下於江江下於湖而又流潤易瀉則震澤治而東南無水患矣

縣也曽氏曰震如三川震之震若今湖翻是也具區之水多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底定者言底於定而不震蕩也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篠箭竹簜大竹郭璞曰竹闊節曰簜敷布也水去竹已布生也少長曰夭喬高也塗泥水泉濕也下地多水其土淖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田第九等賦第七等雜出第六等也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

言惟木多不勝名也

○貝厥包橘柚錫貢○（以不耐寒故）三品○金銀銅也○瑤琨玉石名○謝曰○何以冊之○惟玉及瑤琨○說文云○石之美似玉者○取之可以爲禮器○篠之林○中於矢之笴○簜之林○中於樂之管○簜亦可爲符節○周官掌節有英簜○象有齒○犀兕有革○鳥有羽○獸有毛○木○楩梓豫章之屬○齒革可以成車甲○羽毛可以爲旌旄○木可以備棟宇器械之用也○島夷○東南海島之夷○卉○草也○葛越（南方布名）木綿之屬○織貝（染絲成五色織以成文曰織貝）錦名○織爲貝文○今南夷木綿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島夷績草木爲服其紋斕斑如貝）海島之夷○以卉服來貢○而織貝之精者○則入篚焉○包○裹也○小曰橘○大曰柚○錫者○必待錫命而後貢○非歲

今湖廣之武昌漢陽安陸荆州岳州長沙衡州常德辰州寶慶永州十一府郴靖二州施州衛及襄陽府南漳縣德安府安陸雲夢孝感應城應山五縣隨州南境黄州府黄岡麻城黄陂黄

貢之常也。張氏曰。必錫命乃貢者。供祭祀燕賓客。則詒之。口腹之欲。則難於出令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而入淮泗。不言達于河者。因於徐也。禹時江淮未通。故沿于海。至吳始開邗溝。隋人廣之。而江淮舟船始通也。孟子言排淮泗而注之江。記者之誤也。

荆及衡陽惟荆州

荆州之域。北距南條荆山。（此荆州之荆山。非雍州荆岐既旅之荆山）南盡衡山之陽。荆衡各見導山。唐孔氏曰。荆州以衡山之陽爲至者。蓋南方惟衡山爲大。以衡陽言之。見其地不止此山。而猶包其南也。

江漢朝宗于

安西縣四川之夔州府建始縣廣西之桂林府全州及興安縣越城嶺北境也

江漢發源於梁而荊當下流之衝入海於揚而荊據上游之會故于此言朝宗見上無所壅下有所洩

大江自大江九江自九水

海。江漢見尊水。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朝宗諸侯見天子之名也。江漢合流于荊去海尚遠。然水道已安而無有壅塞橫決之患。雖未至海。而其勢已奔趨於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

九江孔殷。九江即今之洞庭也。水經言。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楚地記曰。巴陵瀟湘之淵在九江之間。今岳州巴陵縣。即楚之巴陵。漢之下雋也。洞庭正在其西北。則洞庭之爲九江。審矣。今沅水。漸水。元水。辰水。敘水。酉水。澧水。資水。湘水。皆合於洞庭。意以是名九江也。孔。甚。殷。正也。九江水道甚得其正也。○按漢志九江在廬江郡之尋陽縣

禹時九江入江會合未甚廣故未有洞庭之名其後方八百里而洞庭山遂在其中故因山得名今所謂荊湖南北路自是而分

屬岳州府

尋陽記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曰蜯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菌江今詳漢九江郡之尋陽乃禹貢揚州之境而唐孔氏又以為九江之名起於近代未足爲據且九江派別取之耶亦必首尾短長大畧均布然後可目之爲九然其一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之間沙水相間乃爲十有七道而今尋陽之地將無所容況沙洲出没其勢不常果可以爲地理之定名乎設使派別爲九則當曰九江既道不應曰孔殷於導江當曰播九江不應曰過九江反復參攷則九江非尋陽明甚本朝

胡氏以洞庭爲九江者得之曾氏亦謂導江曰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今之巴陵今巴陵之上即洞庭也因九水所合遂名九江故下文導水曰過九江經之例大水合小水謂之過則洞庭之爲九江益以明矣

沱潛既道 爾雅曰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

荊梁二州各有沱潛但地勢西高東下雖於梁州合流還從荊州分出耳

凡水之出於江漢者皆有此名此則荊州江漢之出者也今按南郡枝江縣今荊州府枝江縣有沱水然其流入江而非出於江也華容縣今監利縣屬荊州府有夏水首出於江尾入於沔亦謂之沱若潛水則未有見也

雲土夢作乂 江北為雲江南為夢夢高雲下也 雲夢澤名周官職方荊州其澤藪曰雲夢方八九百里跨

荊亦不言草木而貢有杶榦等可知。

江南北。華容枝江。江夏安陸。（今武昌府江夏縣、今德安府安陸縣）皆其地也。左傳。楚子濟江。入於雲中。又楚子以鄭伯田於江南之夢。合而言之。則爲一。別而言之。則二澤也。雲土者。雲之地土見而已。夢作乂者。夢之地。已可耕治也。蓋雲夢之澤。地勢有高卑。故水落有先後。人工有早晚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荊州之土。與揚州同。故田比揚只加一等。而賦爲第三等者。地闊。而人工。脩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榦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

○荊木名之貢此也○

二物出雲夢之

澤近　澤

三邦厎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厥名猶言尤美也

以璣穿結為組也

荊之貢與揚州大抵多同然荊先言羽毛者漢孔氏所謂善者爲先也按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荊州其利丹銀齒革則荊揚所産不無優劣矣杶栝柏三木名也杶木似樗而可為弓幹栝木柏葉松身礪砥皆磨石砥以細密為名礪以麤糲為稱砮者中矢鏃之用肅慎氏貢石砮者是也丹丹砂也箘簵竹名楛木名皆可以為矢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苫楚廧之其高丈餘趙襄子發而試

之。其堅則菌簬不能過也。則菌簬蓋竹之堅者。其材中矢之笴。楛。肅慎氏貢楛矢者。是也。三邦。未詳其地。厎致也。致貢菌簬楛之有名者也。匭。匣也。菁茅。有刺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匣之。所以示敬也。齊桓公責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又

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若神飲之

管子云。江淮之間。一茅而三脊。名曰菁茅。菁茅一物也。孔氏謂菁以爲葅者。非是。今辰州麻陽縣苞茅山出苞茅。有刺而三脊。纁。周禮。染人夏纁玄。纁。絳色幣也。璣。珠不圓者。組。綬類。大龜。尺有二寸。所謂國之守龜。非可常得。

龜千歲滿尺二寸

故不爲常貢。若偶得之。則使之納錫於上。謂

今河南之河南開封、歸德南陽汝寧五府汝州直隸之大名府東明長垣二縣山東之兗州府定陶城武曹單四縣江南之鳳陽府潁亳二州潁上太和蒙城三縣湖廣之襄陽府襄陽光化、宜城棗陽穀城五縣

之納錫者。下與上之辭。重其事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江、沱、潛、漢。其水道之出入不可詳。而大勢則自江沱而入潛漢也。逾越也。而漢與洛不通。故舍舟而陸。以達于洛。自洛而至于南河也。程氏曰。不逕浮江漢。兼用沱潛者。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經。流。或循枝派。期於便事而已。

荊河惟豫州

河患兗為甚。豫次之。故二州疆域並繫以河。

豫州之域。西南至南條荊山北距大河。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水。山海經曰。熊耳之山。伊水出焉。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郭璞云。熊耳在上洛縣南。今

均州鄖陽府鄖保康二縣及鄖西縣東境德安府隨州北境也

傅寅曰下文導洛言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此序水之次第自上而及下也此言伊洛瀍澗乃治水之先後自下而及上也

王樵曰豫之洛猶雍之渭而書法不同涇灃漆沮雖皆入渭而水之大小不同故曰屬曰從曰同各别志之伊洛瀍澗四水相敵故統志其入河與

宋上洛縣為商州治今為商州屬西安府

商州上洛縣也。地志言。伊水出弘農盧氏之盧氏縣漢屬弘農郡今屬河南府熊耳者非是。洛水。地志云。出弘農郡今屬西安府上洛縣冢領山。水經謂之讙舉山。今商州洛南縣冢領山也。至鞏縣屬河南府入河。今河南府鞏縣也。瀍水。地志云。出河南郡穀城縣今河南府洛陽縣西北穀城山替亭北。今河南府河南縣西北。有古穀城縣。其北山實瀍水所出也。至偃師縣入洛。今河南府偃師縣也。澗水。地志云。出弘農郡新安縣東南。入于洛。新安在今河南府新安澠池之間。今澠池縣東二十三里新安城是也。城東北有白石山。即澗水所出。酈道元云。世謂之廣陽山。然則澗水出今之澠池。至新安入洛也。伊瀍澗水。入

江漢異文。

傅寅曰上文言導洛、此則專主導濟不當又泛言洛之支水、職方所記山川非治水次第不必泥也、諸家皆以滎波為滎澤、蔡氏分為二水非是、

傅寅曰導水之法自下而上此先言四水之入河而後及滎澤、何也洛濟入河處不甚相遠乎時洛併諸水之力附河而下濟猶有所不堪況橫流

于洛而洛水入于河此言伊洛瀍澗入于河若四水不相合而各入河者猶漢入江江入海而荊州言江漢朝宗于海意同蓋四水並流小大相敵故也詳見下文。

滎波既豬。

滎波二水名濟水自今孟州（今孟縣與溫縣同屬懷慶府）溫縣入河潛行絕河南溢為滎在今鄭州滎澤縣西五里敖倉東南敖倉者古之敖山也按今濟水但入河不復過河之南滎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之滎口石門也鄭康成謂滎今塞為平地滎陽（今屬開封府）民猶謂其處為滎澤酈道元曰禹塞淫水於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流漢明帝使王景即滎水故瀆東注

浩蕩之時。滎澤所承。其有不為害之慘乎。禹灼知利病。故經始河患。於淪濟之功。必先疏四水以循故道。而滎波固可豬矣。

浚儀。謂之浚儀渠。漢志。謂。滎陽縣。有狼蕩渠。首受濟者。是也。南。曰狼蕩。北。曰浚儀。其實一也。波水。周職方。豫州。其川滎雒。其浸波溠。爾雅云。水自洛出為波。山海經曰。婁涿之山。波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二說不同。未詳孰是。孔氏以滎波為一水者。非也。導菏澤。

被孟豬。

菏澤。地志。在濟陰郡定陶縣東。（今曺州曺縣屬兗州府）今興仁府濟陰縣南三里。其地有菏山。故名其澤為菏澤也。蓋濟水所經。水經。謂。南濟東過冤朐縣南。又東過定陶縣（屬兗州府曺州）南。又東北。菏水東出焉。是也。被。及也。孟豬。爾雅。作孟諸。地志。在梁國睢陽縣（今商邱縣為歸德府治）東北。今南京（宋南京今歸德府）虞城縣（屬歸德府）西北。

荆揚二州去冀甚遠錫命固有説矣豫州北近冀都而磬錯亦以錫貢聖賢之惜人力如此

孟諸澤是也曾氏曰被覆也菏水衍溢導其餘波入于孟豬不常入也故曰被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土不言色者其色雜也壚疏也顔氏曰玄而疏者謂之壚其土有高下之不同故別言之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等賦第二等雜出第一等也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

林氏曰周官載師漆林之征二十有五周以為征而此乃貢者蓋豫州在周為畿内故載師掌其征而不制貢禹時豫在畿外故有貢也推此義則冀不言貢者可

今陝西之漢中府興安州及西安府商州雒南山陽鎮安商南四縣鞏昌府當文成三縣徽階二州湖廣之鄖陽府房竹山竹

知顏師古曰織紵以為布及練（紵亦麻也宿根在地至春自生今紵布皆用此）然經但言貢枲與紵成布與未成布不可詳也纊細綿也磬錯治磬之錯也非所常用之物故非常貢必待錫命而後納也與揚州橘柚同然揚州先言橘柚而此先言錫貢者橘柚言包則於厥篚之文無嫌故言錫貢在後磬錯則與厥篚之文嫌於相屬故言錫貢在先蓋立言之法也

浮于洛達于河

豫州去帝都最近豫之東境徑自入河豫之西境則浮于洛而後至河也

華陽黑水（華山在梁雍之東陽為梁陰為雍）

梁州之境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今雲南之金沙江源出西番）

惟梁州（即巴賨彭濮之人）

華山即太華見導山黑水見導水

溪三縣及郎西縣西境四川之成都保寧順慶龍安馬湖五府潼川嘉定邛眉雅五州及叙州重慶夔州三府瀘州江北諸州縣松潘建昌二衛叠溪營黎大所天全六蕃招討司是也

岷嶓既藝。岷嶓二山名。岷山。地志。在蜀郡湔氐道西徼外。在今茂州汶山縣。（屬成都府）江水所出也。晁氏曰。蜀以山近江源者。通為岷山。（岷山跨古雍梁二州自陝西鞏昌府岷州衛以西大山重合絡繹起伏西南走蠻箐中直抵四川成都府之西境茂州之雪嶺灌縣之青城皆其支脉而導江之處則在今松潘衛西北蕃界之浪架嶺）連峰接岫。重疊險阻。不詳遠近。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遶。皆古之岷山。青城乃其第一峰也。嶓冢山。（嶓冢有二）地志云。在隴西郡（今鞏昌府）氐道縣。（今秦州）漾水所出。（西漢水所出）又云在西縣。今興元府（今漢中府）西縣三泉縣也。（今沔縣屬漢中府寧羌州東漢水所出）蓋嶓冢一山。（即導漾之嶓冢）跨於兩縣云。川源既滌。水去亦滯而無泛溢之患。其山已可種藝也。**沱潛既道。**此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沱水。地志。蜀郡郫縣。江沱在東。西入大江。郫縣。今成都府郫縣也。又地志云。蜀郡汶江縣。江沱

旅獨於雍梁言之者九州終於雍梁以見前諸州名山皆有祭也。旅獨於蔡蒙荊岐言之者。紀梁之山。終於蔡蒙。紀雍之山。始

在西南。東入江。汶江縣。今永康軍導江縣也。（今灌縣屬成都府）潛水。（自漢出者皆為潛）地志云。巴郡宕渠縣。（今渠縣屬順慶府廣安州）潛水西南入江。宕渠。今渠州流江縣也。酈道元謂。宕渠縣有大穴。潛水入焉。通罡山下。西南潛出。南入于江。又地志。漢中郡安陽縣。鬻谷水。出西南入漢。鬻音潛。安陽縣。今洋州真符縣也。（今洋縣屬漢中府）又按梁州乃江漢之原。此不志者。岷之藝。導江也。嶓之藝。導漾也。道沱則江悉矣。道潛則漢悉矣。上志岷嶓。下志沱潛。江漢源流於是而見。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名。蔡山。輿地記。在今雅州嚴道縣。（今省入雅州）蒙山。地志。蜀郡青衣縣。今雅州名山縣也。酈道元謂。山上合下開。沫水

於荊岐以見州內諸名山皆有祭也故下文以九山刊旅捴結之。梁州治水亦以江漢為主蔡蒙二句亦以水治而地之險遠無不奏效耳。

逕其間涸崖水脉漂疾歷代為患蜀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涸崖則此二山在禹為用功多也祭山曰旅旅平者治功畢而旅祭也

和夷底績

和夷地名嚴道以西有和川有夷道或其地也又按晁氏曰和夷二水名和水今雅州滎經縣北和川水自蠻界羅蛩州東西來逕蒙山所謂青衣水而入岷江者也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東南過很山縣南又東過夷道縣北東入于江今詳二說皆未可必但經言底績者三覃懷原隰既皆地名則此恐為地名或地名因水亦不可知也

滎經以西無夷道時瀾書說云嚴道以西地名和川夷人所居乃為得之

今滎經縣宋曰嚴道

厥土青黎

黎黑也

土不言質質不一也

厥田惟

無錯者其等已定。有錯者其等難定。時進退以通節之也

下上。厥賦下中三錯。仁之至。田、第七等。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等九等也。按賦雜出他等者。或以為歲有豐凶。或以為戶有增減。皆非也。意者地力有上下。年分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故賦之等第亦有上。下年分。冀之正賦第一等。而間歲第二等也。揚之正賦第七等。而間歲第六等也。豫之正賦第二等。而間歲第一等也。梁之正賦第八等。而間歲出第七第九等也。當時必有條目。詳具。今不存矣。書之所載。特凡例也。若謂歲之豐凶。戶之增減。則九州皆然。何。獨於冀。揚。豫。梁。四州。言哉。

厥貢璆鐵銀

鏤砮磬熊羆狐貍織皮。璆。玉磬。鐵。柔鐵也。鏤。剛鐵。可以刻鏤者也。磬。石磬也。言鐵而先於銀者。鐵之利多於銀。也。後世、蜀之卓氏程氏。以鐵冶、富擬封君。則梁之利。尤在於鐵也。織皮者。梁州之地。山林為多。獸之所走。熊、羆、狐、貍、四獸之皮。製之可以為裘。其毳毛。織之、可以為罽也。○林氏曰。徐州、貢浮磬。此州、既貢玉磬。又貢石磬。豫州。又貢磬錯。以此觀之。則知當時樂器。磬最為重。豈非以其聲角。而在清濁小大之間。最難得其和。者哉。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

即鳴球也

定笮縣有鐵石山有砮石火燒之成鐵為劍戟極利

犍為郡朱提縣有朱提山出銀

以罽者曰織以裘者曰皮

渭亂于河

西傾山名（一名强臺山）地志在隴西郡臨洮縣西（今洮州衛西番界延袤千里外跨諸羌）今洮州臨潭縣西南桓水名水（一名白水出岷州衛東南分水嶺至四川保寧府昭化縣東入西漢水）經曰西傾之南桓水出馬蘇氏曰漢始出為漾（一名沮水漢書地理志云武都郡沮縣沮水出東狼谷即今略陽縣也東南至沔縣西南入漢水名曰沮口）東南流為沔至漢中東行為漢沔酈道元曰自西傾而至葭萌浮于西漢西漢即潛水也自西漢遡流而屆于晉壽界阻漾枝津南（今水經注云南歷岡穴迤邐而接漢沿此入漾岡穴即郭璞所謂[illegible]山括地志所云龍山大石穴也蔡傳非）歷岡北迤邐接漢沔歷漢川至于褒水逾褒而暨于衙嶺之南溪灌于斜川屆于武功而北以入于渭漢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張湯問之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則漢中穀

括地志云、黑水出伊州伊吾縣北、東南流、至鄯州、又東南至河州、入黃河、今黑水上源、為流沙壅塞、已無遺跡可考、其下流為大通河、在瓜州之南、歷西寧衛、東南至河州、入河、西寧、即唐鄯州、

今陝西之臨洮、平涼、慶陽、延安、鳳翔五府、西安府長安、咸寧、咸陽、興平、臨潼、高陵、鄠、藍田、涇陽、三原、盩厔、渭南、富平、醴泉、朝邑、郃陽、澄城、白水、韓城、華陰、蒲城、同官、武功、

可致、經言汚渭、而不言褒斜者、因大以見小也、褒斜之間、絕水百餘里、故曰逾、然於經文、則當曰、逾于渭、今曰逾于汚、此又未可曉也、絕河而渡曰亂、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之域、西據黑水、（此黑水出甘肅塞外、南流至河州、入積石河、今俗名大通河也、）東距西河、（佛國記謂之流沙河、）謂之西河者、主冀都而言也、

弱水既西

柳宗元曰、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名曰弱、既西者、導之西流也、地志云、在張掖郡刪丹縣、（今山丹縣、）薛氏曰、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刪丹西至合黎山、與張掖縣河合、又按通鑑、魏太武擊柔然、至栗水、西行至菟園水、分

永壽三水淳化長武
二十七縣同華耀乾
邠五州、鞏昌府隴西、
安定會寧通渭寧遠、
伏羌西和秦安清水
漳禮十一縣、秦州及
榆林寧夏中衛靖遠、
岷州洮州甘州莊浪
諸衛所、其在化外者、
南至西傾積石、西踰
三危、北抵沙漠者、是
也、

河在雍州之東而謂
之西河者、龍門之河、
在冀州西界、故謂之
西河、

孔氏穎達曰、禹治豫
乃次梁州、自東向西、

軍收討。又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則弱水、在
菟園水之西。涿邪山之東矣。北史載。太武至
菟園水、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
渡燕然山。與通鑑、小異。豈瀚海張掖水。於弱
水為近乎。程氏、據西域傳。以弱水為在條支。
援引甚悉。然長安西、行一萬二千二百里。又
百餘日。方至條支。其去雍州、如此之遠。
禹豈應、窮荒而導其流也哉。其說、非是。涇屬
渭汭。涇渭汭三水名。涇水。地志。出、安定郡涇（汪薄落一名幵頭山、括地志、一名崆峒山、在原州平凉縣西、）（淮南子、涇出薄落之山、高誘）
陽縣西。今原州百泉縣崊頭山也。東南
至馮翊陽陵縣、入渭。今永興軍高陵縣也。（屬西安府）渭
水。地志。出、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今屬蘭州府、）渭源

故言梁州之境先以華陽而後黑水從梁適雍自南向北故先黑水而後西河

林之奇曰衆水皆東而黑水獨南弱水獨西因其性與勢之自然也必欲東之則逆其自然非行所無事矣

王樵云雍州之水渭爲大涇之源最居雍之北境自北而南注以渭爲歸而汭東入焉是涇上屬于汭下屬于渭也經不以渭立文而曰涇屬渭汭以涇水在中先會汭

縣、鳥鼠山西北、南谷山也。東至京兆船司空縣入河。今華州、華陰縣也。（屬西安府）汭水。地志作芮。扶風汧縣弦蒲藪。（地理今釋汭水出今平涼府華亭縣）芮水出其西北。東入涇。今隴州、汧源縣（今屬鳳翔府）弦蒲藪。有汭水焉。周職方。雍州。其川、涇汭。詩曰。汭鞫之即。皆謂是也。屬連屬也。涇水連屬渭汭二水也。

漆沮既從。（如少之從長渭大而漆沮小也。）

漆沮二水名。漆水。寰宇記。自耀州、同官縣（今屬西安府）東北界來。經華原縣（今耀州屬西安府）合沮水。沮水。地志。出北地郡直路縣東。今坊州（今中部縣）、宜君縣（今屬延安府）西北境也。寰宇記。沮水自坊州、昇平縣（今省入宜君縣）北子午嶺出。俗號子午水。下合愉谷慈馬等川。遂爲沮水。至耀州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朝邑縣（今屬西安府）東南入渭。二

後入渭順其勢而言其實納涇者渭也程大昌曰雍地四漆沮而實三派禹貢漆沮惟富平石川河正當其地漆在沮東至華原而西乃始合沮沮在漆西既已受漆則遂南東而合乎洛洛又在漆沮之東至同州白水縣與漆沮合而相與南流以入于渭三水雖分及至白水縣遂混爲一流灃在涇上漆沮在涇下今言涇而後漆沮言漆沮而後灃者漆沮既從而不違則灃

水相敵故並言之既從者從於渭也又按地志謂漆水出扶風(屬鳳翔府)縣晁氏曰此豳之漆也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程氏曰杜陽今岐山普潤縣之地亦漢漆縣之境其水入渭在灃水之上與經序渭水節次不合非禹貢之漆水也

灃水攸同

灃水地志作酆出扶風鄠(屬西安府)縣終南山今永興軍鄠縣山也東至咸陽縣入渭同者同於渭也渭水自鳥鼠而東灃水南注之涇水北注之漆沮東北注之曰屬曰從曰同皆主渭而言也

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荊岐二山名荊山即北條之荊(此荊在岐東非荊州之荊)地志

可與渭同入於河。灃以後成。用力宜差多。故詩獨言豐水東注維禹之績也

在馮翊、懷德縣南。今耀州、富平縣掘陵原也。岐山。（山有兩岐因名）地志在扶風、美陽縣西北。今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也。終南惇物鳥鼠亦皆山名。終南。（杜預以爲中南亦曰太白山）地志古文以太一山爲終南山。在扶風武功縣。今永興軍萬年縣南五十里也。（今咸寧縣東至藍田西至鳳翔府郿縣綿亘八百里）惇物。地志古文以垂山爲惇物。（胡渭禹貢錐指以爲太乙之北峰在武功縣東四十里）在扶風武功縣。今永興軍武功縣也。鳥鼠。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西也。（今蘭州府渭源縣西二十里）俗呼爲青雀山。舉三山而不言所治者。蒙上既旅之文也。

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廣平曰原。下濕曰隰。詩曰。度其隰原。即指此也。鄭氏曰。其地在豳。今邠州也。豬野。地志云。武威

金履祥曰。聖人黜惡。以遠為罰。經理則不以遠為閒。

縣東北。有休屠澤。古今以為豬野。今涼州、姑臧縣也。治水成功自高而下。故先言山次原隰次陂澤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敘（浩廬舍定疆場也。遷善改過革其凶頑。山有三峰故曰三危）

三危即舜竄三苗之地。或以為燉煌。（杜預曰瓜州今燉煌也）未詳其地。三苗之竄在洪水未平之前。及是三危已既可居。三苗於是大有功敘。今按舜竄三苗。以其惡之尤甚者遷之。而立其次者於舊都。今既服者已丕敘。而居於舊都者。尚桀驁不服。蓋三苗舊都山川險阻。氣習使然。今湖南猺洞。時猶竊發。俘而詢之。多為猫姓。豈其遺種歟。

厥土惟黃壤

黃者土之正色。林氏曰。物得其常性者最

積石山、在今河州北一百二十里。水經注謂之唐述山。其西五十里有積石關。唐置積石軍於此。山海經云、積石山在金城河關縣西南境中。杜佑通典云、禹施功自積石山而東。今西平郡龍支縣界山是也。諸家言積石多、以此為小積石、别有大積石去此尚千餘里。其說蓋本於漢書西域傳、謂河源出于闐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潛行地下、南出於積石、為中國河之文。其實禹施功之始、即此積石、更無大積石也。歐陽忞輿地廣記云、班固所載張騫窮河源事、乃意度之、非實見。蒲昌海與積石通流、其言甚妄。蓋河源在吐蕃境、漢時吐蕃未通中國。

貴。雍州之土、黃壤。故其田、非他州所及。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田第一等。而賦、第六等者。地狹、而人功少也。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美玉也。（圭璧璋瑁之用）琅玕、石之似珠者。（冠冕佩襦之飾）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昆侖虛之球琳琅玕。今南海有青琅玕。珊瑚屬也。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合也。人行逆流而水相向、故逆流曰會。）

積石。地志、在金城郡、河關縣（今河州）西南羌中。今鄯州龍支縣界也。（今西寧縣與河州接界）龍門山。地志、在馮翊夏陽縣。（在今陝西西安府韓城縣東北五十里、大河之西）今河中府（今蒲州）龍門縣也。西河、冀之西河也。雍之貢道有二。其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其西南

武帝以于闐山出玉、按古圖書、乃名河所出為崑崙、後人并積石失其實耳、于闐東流之水、古名玉河、蔥嶺之水、名新頭河、與河源無涉、至水經并云積石在蔥嶺之北、則又失之遠矣、或議杜佑主龍支之積石、因唐置積石軍于澆河故城而誤、考後漢書郡國志隴西郡河關縣積石山在西南、又桓帝紀燒當羌叛、段熲追擊於積石、注即禹貢導河積石、在鄯州龍支縣南、是河州積石之名非始於唐矣、蔡氏據杜氏說釋經、最當

地理今釋、渠搜當是金城以西之戎、後世種落遷徙、故漢有居朔方者、禹時渠搜居朔方、則不應浮積石、

境則會于渭汭言渭汭不言河者蒙梁州之文也他州貢賦亦當不止一道發此例以互見耳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

西戎國附近崑崙山者

崑崙即河源所出在臨羌析支在河關西千餘里渠搜水經曰河自朔方東轉經渠搜縣故城北蓋近朔方之地也三國皆貢皮衣故以織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總之即就也雍州水土既平而餘功及于西戎故附于末○蘇氏曰青徐揚三州皆萊夷淮夷島夷所篚此三國亦篚織皮但古語有顛倒詳略爾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浮于積石之上簡編脫誤

山何以曰導。易曰、山澤通氣。周之季世。三川竭。岐山崩。是山川通為一也。山氣壅遏不行。水必泛濫。而善潰。故導水必先導山。

朱子曰、每州各言境內山川。首尾不相聯貫。且自東而西。非自然之形勢。故於此通說九州山川。聯貫首尾。更從西而東。以著自然之形勢。

隨山首於雍州。其自西北而東南者。地勢有高卑。山勢有經緯。水勢有源流也。

不可不正。愚謂梁州、亦篚織皮。恐蘇氏之說為然。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以其相距之近也。以其相去之遠也。雍冀之間河流間斷。禹自雍之東境入冀之西境也。三山、冀州西河之山也。三山、冀州南河之山也。三山、冀州東河之山也。諸山之水皆入于海。

此、下、隨山也。導山本為治水。故以導山名之。岍、岐。荊。三山。皆雍州山。岍山。地志。扶風、岍縣西吳山。古文、以為汧山。今隴州、吳山縣吳嶽山也。今隴州屬鳳翔府。周禮。雍州山鎮、曰嶽山。又按、寰宇記。隴州汧源、有岍山。汧水所出。禹貢所謂岍山也。漢書地理志、名吳山。䍐氏以為今之隴山、天井、金門、秦嶺山者。皆古之岍也。岐。荊。見雍州。壺口。雷首。太岳。底柱。析

城。王屋。太行。恒山。皆冀州山。壺口。太岳。碣石。見冀州。雷首。（此山八名歷山首陽山薄山襄山甘棗山中條山渠豬山獨頭山隨地而異）地志。在河東郡蒲坂縣南。今河中府河東縣也。（今蒲州屬平陽府）底柱。石在大河中流。其形如柱。今陝州陝縣三門山是也。（省入陝州）（分天門地門人門惟地門不可過）析城。地志。在河東郡濩澤縣西。今澤州陽城縣也。晁氏曰。山峰西面如城。王屋。地志。在河東郡垣縣東北。山今絳州垣曲縣也。（今屬平陽府）晁氏曰。山狀如屋。太行山（太行山延袤千餘里起於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迤而東北跨山西河南直隸界）地志。在河內郡山陽縣西北。今懷州河內也。（今懷慶府河內縣為府治）恒山。地志。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今定州曲陽也。（今屬真定府）逾者。（人逾非山逾）禹自荊山而過于河也。孔氏以為荊山之脉。逾河而為壺口雷首者。非是。蓋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

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脈絡之所自來。若今之葬法所言也。若必實以山脈言之。則尤見其說之謬妄。蓋河北諸山根本脊脈。皆自代北寰武嵐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而為桑乾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為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南出以為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為雷首。又次一支。乃為太行。又次一支。乃為恒山。其間各隔沁潞諸川。不相連屬。豈自岍岐跨河而為是諸山哉。山之經理者已

王樵曰江為南河河為北河南北兩河上應雲漢葢天文地理自然之分判也於二之中又分為二北條有大河之北境者有大河之南境者南條有江漢之北境者有江漢之南境者論橫勢則先北而南論縱勢則皆自西而東矣

附于逐州之下於此又條列而詳記之而山之經緯皆可見矣王鄭有三條四列之名皆為未當今據導字分之以為南北二條而江河以為之紀於二之中又分為二焉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西傾朱圉鳥鼠太華雍州山也熊耳外方桐柏陪尾豫州山也西傾見梁州朱圉地志在天水郡冀縣南今秦州大潭縣也（今伏羌縣屬鞏昌府）俗呼為白巖山鳥鼠見荊州太華地志在京兆華陰縣南今華州（今屬西安府）華陰縣三十里也熊耳在商州上洛縣詳

見豫州外方。（今中嶽嵩山）地志。潁川郡崈高縣有崈高山。古文以為外方。在今西京登封縣也。（今河南府登封縣屬焉）桐柏。地志。在南陽郡平氏縣東南。今唐州桐柏縣也。（今屬南陽府）陪尾。地志。江夏郡安陸縣東北有橫尾山。（地理今釋陪尾在今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五十里非橫尾也）古文以為陪尾。今安州安陸也。（今德安府安陸屬焉）西傾不言導者。蒙導嶓之文也。此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

導嶓冢至于荊山內方至于大別

嶓冢。即梁州之嶓也。山形如冢。故謂之嶓冢。詳見梁州。荊山。南條荊山。地志。在南郡臨沮縣北。今襄陽府南漳縣也。（湖廣）內方。大別。亦山名。內方。地志章山。古文以為內方山。在江夏郡竟陵縣東北。今荊門

軍長林縣也。（今為荊門州屬安陸府）左傳。吳與楚戰。楚、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蓋近漢之山。今漢陽軍漢陽（今漢陽府漢陽縣）縣北、大別山。是也。地志、水經云。在安豐者。非是。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岷山。見梁州。衡山。（岣嶁謂之衡山）南嶽也。地志。在長沙國、湘南縣。今潭州、衡山縣（今屬衡州府）也。九江。見荊州。敷淺原。地志云。豫章郡、歷陵（今九江府德安縣屬焉）縣南。有博昜山。古文、以爲敷淺原。今江州、德安縣博陽山也。晁氏、以爲在鄱陽者。非是。今按。晁氏、以鄱陽有博陽山。又有歷陵山。為應地志歷陵縣之名。然鄱陽、漢舊縣地。不應又

敷淺原。朱子以為其山甚小而庳。不足以有所表見。而其全體正脉。遂起而為廬阜。則甚高且大。以盡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識夫衡山東過一支之所極者。惟是為宜耳。蔡傳用師說。而又疑之。何也。

為歷陵縣。山名、偶同。不足據也。江州德安。雖為近之。然所謂敷淺原者。其山、甚小而卑。亦未見其為在所表見者。惟廬阜（在江西九江府德化縣）在大江彭蠡之交。最高且大。宜所當紀志者。而皆無考據。恐山川之名。古今、或異。而傳者未必得其真也。姑俟知者。過。經過也。與導岍逾于河之義同。孔氏、以為衡山之脉。連延、而為敷淺原者。亦非是。蓋岷山之脉。其北一支為衡山。而盡於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袁筠之地。至德安。所謂敷淺原者。二支之間。湘水閒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其非、衡山之脉連延過九江、而為敷淺原者。明

堯時弱水必壅溢東行。禹導之至合黎則逆行者順道。其遠而無所事治者固不極之於西海也。

甚。且其山川崗脊源流。具在眼前。而古今異說、如此。況殘山斷港。歷數千百年者。尚何自取信哉。岷山、不言導者。蒙導嶓冢。之文也。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經流有所歸。支流有所洩

此下濬川也。弱水。見雍州。合黎。山名。隋地志。在張掖縣。西北。亦名羌谷。流沙。杜佑云。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水之疏導者。已附于逐州之下。於此。又派別而詳記之。而水之經緯。皆可見矣。濬川之功。自隨山始。故導水次於導山也。又按山水皆原於西北。故禹敘山敘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導

緜延而西接高臺鎮番二縣

朱子云在合黎之西地理今釋在今嘉峪關外即居延澤東至賀蘭山西至廢沙州南北千餘里

滇川之黑水即今雲南之瀾滄江源出西番、入雲南界、分二支、一注大理府之西珥河、其正支、南流至阿尾國、入南海、蓋隴蜀無入南海之水、惟滇之瀾滄、足以當之、而梁之黑水有西支、與導川之黑水、實出一地也、詳見彙纂、可備考之、林之奇曰、三危距南海數千里。禹導黑水至三危。得其故道。從此以達南海。蓋其間數千里。不加人功修治。故經載此水至於

川

山。則。先。岍。岐。導。水。則。先。弱。水。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地志。出犍為郡（今叙州府南溪縣）南廣縣、汾關山。水經。出張掖雞山。南至燉煌。（地理今釋、三危山在大河南、今陝西岷州衛塞外古疊州西西番界中雲南麗江府北河圖括地象云三危在鳥鼠西南、與汶山相接黑水出其南、鄭玄云南當岷山則在積石西南是也按今雲南大理府雲龍州西有三崇山、名三危瀾滄江經其麓有黑水祠、或以為古三危也、然其地太南、似未為的）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唐樊綽云。西夷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曰西珥河。曰麗水。曰瀰渃江。皆入于南海。其曰麗水者。即古之黑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按梁、雍二州西邊皆以黑水為界。是黑水自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也。（雍州黑水在黃河之北梁州及道導之黑水在黃河之南、大概截然如此、蔡傳自雍之西北云云、猶是臆度之言、）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于河漢岷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為黑水。而入于南海。地志水

三危即曰入于南海、益惟自其施功者言之。其實三危距南海甚遠也。

朱子曰、禹當時治水、也只理會河患積石龍門所謂作十三載

經、樊氏之說。雖未詳的實。要是其地也。程氏曰樊氏、以黶水為黑水者。恐其狹小。不足為界。其所稱西珥河者。卻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即葉榆之地。武帝初開滇嶲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繆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所積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榆葉積漬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西。又東北距宕昌不遠。宕昌即三苗種裔。與三苗之叙于三危者。又為相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

（滇池今雲南府昆明縣在西北葉榆今大理府泰和縣相去五六百里程氏既誤蔡傳引此、不加考耳）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

乃同者、正在此處向未經鑿治時、龍門正道不甚泄、故一派西滚入關陝、一派東滚往河東、故此為患最甚、禹自積石至龍門、着工夫最多、又其上散從西域去、亦不甚為患

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積石。龍門。見雍州。華陰。華山之北也。底柱見導山。孟。地名。津渡處也。杜預云。在河內郡河陽縣南。今為孟縣、屬懷慶府今孟州、河陽縣也。武王、師渡孟津者。即此。今亦名富平津。洛汭洛水交流之內。河之南、洛之北、其西間為汭、汭之為言在洛水之內也在今河南府鞏縣之東。洛之入河實在東南。河則自西而東過之。故曰東過洛汭。大伾孔氏曰。山再成。其形再重也曰伾。張揖。以為在成皋。鄭玄。以為在修武屬懷慶府

武德。〔宋省入河內縣亦屬懷慶府〕臣瓚以爲。修武武德無此山。成皋山又不再成。今通利軍黎陽縣臨河有山。蓋大伾也。按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故禹記之。若成皋之山。既非從東折北之地。又無險礙如龍門底柱之須疏鑿。西去洛汭。既已大近。東距洚水大陸。又爲絶遠。當以黎陽者爲是。洚水地志在信都縣。今〔今縣省入冀州屬真定府〕冀州信都縣枯洚〔出山西潞安府屯留縣西南盤秀嶺至潞城縣入濁漳水而濁漳水亦名洚水矣〕渠也。程氏曰。周時河徙砱礫。至漢又改向頓丘東南流。與禹河迹大相背戾。地志魏郡鄴縣。〔宋省入清豐縣今屬大名府〕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于海。疑即禹之故河。孟康以爲王莽河。非也。古洚瀆自唐貝州〔今廣平府〕經城北入南宮。〔今屬真定府冀州〕貫穿信都。大抵北向而入故

河源詳見彙纂

河。於信都之北、為合。北過洚水之文。當以信都者為是。大陸。見冀州。九河。見兗州。逆河。意以海水逆潮、而得名。九河既淪于海。則逆河在其下流。固不復有矣。河上播而為九。下同而為一。其分播合同。皆水勢之自然。禹特順而導之耳。今按。漢西域傳。張騫所窮河源。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中。南出積石。又唐長慶中。薛元鼎使吐蕃。自隴西（今秦州、）成紀（今省入秦州、）縣西南出塞二千餘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磧尾。曰悶磨

崐崘詳見彙纂

黎山其山中高四下所謂崑崙也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河源澄瑩冬春可涉下稍合流色赤益遠他水并注遂濁吐蕃亦自言崑崙在其國西南二說恐薛氏為是河自積石三千里而後至于龍門經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略也龍門而下因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華陰記其自南而東則

（河至華陰則已改為東流今曰東至底柱者自改東以後惟底柱為可記也）

曰東至底柱又詳記其東向所經之地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又記其自東而北則曰北過洚水又詳記其北向所經之地則曰大陸曰九河又記其入海之處則曰逆河

（河下趨而海上逆也）

自洛汭而上河行於山其地皆可考自大伾而下

垠岸高於平地。故決齧流移。水陸變遷。而洚水大陸。九河逆河。皆難指實。然上求大伾下得碣石。因其方向。辨其故迹。則猶可考也。其詳悉見上文。○又按李復云。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瀕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於山峽間。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萬雷。今按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詳其所以鑿。誦說相傳。但謂因舊脩闢。去其齟齬。以決水勢而已。今詳此說。則謂受降以東。至於龍門。皆

金履祥曰、東匯澤為彭蠡、朱子以為多句、東為北江入于海、鄭漁仲以為羨文、意禹治水之時。與今不同。禹方江漢未奠。合江西諸水。壅遏不通。匯而為湖。雖非江漢所匯。而勢實匯之。中江北江。想當時方言如此。以識江漢合流之別。彭蠡源淺。而與江漢並列為北中南。恐亦當時東南方言耳。

是禹新開鑿。若果如此。則禹未鑿時。河之故道。不知卻在何處。而李氏之學極博。不知此說。又何所考也。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漾水名。水經曰。漾水出隴西郡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常璩曰。漢水有兩源。此東源也。即禹貢所謂嶓冢導漾者。其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泉。始源曰沔。逕葭萌入漢。東源在今西縣之西。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也。酈道元謂

按水經注云西原出隴西嶓冢山會泉逕葭萌入漢始源曰沔、祭傳改云會泉始源曰沔辭義不明且泉字當是白水二字之誤即白水江也

鄭曉曰。禹治江漢之水。皆始於梁中於荆。而終於揚也。蓋江漢發源於梁。合流於荆。而入海於揚。漾漢在梁州。滄浪至於入江在荆州。彭蠡至入海在揚州。三澨而上。漾漢異名而同源。大別而下。江漢異源而同流。

彭蠡辨、詳見彙纂。

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為漢水者。是也。水源發于嶓冢為漾。至武都為漢。又東流為滄浪之水。（在湖廣襄陽府均州、）酈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蓋水之經歷。隨地得名。謂之為者。明非他水也。三澨（一在襄城北、一在樊城南、一在三洲口東、）水名。今郢州（今安陸府鍾祥縣、）長壽縣磨石山。發源東南流者。名澨水。至復州、景陵縣（今沔陽州景陵縣、屬安陸府、）界來。又名汊水。疑即三澨之一。然據左傳漳澨薳澨。則為水際。未可曉也。大別。見導山。入江。在今漢陽軍漢陽縣。匯。迴也。彭蠡。見揚州。北江。未詳。入江。在今通州、（今省入通州、屬揚州府、）靜海縣。○今按彭蠡。古今記載。皆謂今之番陽。然其澤在江之南。去漢水入江之處。已

七百餘里。所蓄之水。則合饒、信、徽、撫、吉、贛、南安、建昌、臨江、袁、筠、隆興、南康、數州之流。非、自漢入而為匯者。又其入江之處。西則廬阜。東則湖口。皆石山峙立。水道狹甚。不應漢水入江之後。七百餘里。乃橫截而南。入于番陽。又橫截而北。流為北江。且番陽合數州之流。豬而為澤。泛溢壅遏。初無仰於江漢之匯。而後成也。不惟無所仰於江漢。而衆流之積。日遏月高。勢亦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今湖口橫渡之處。其北、則江漢之濁流。其南、則番陽之清漲。不見所謂漢水匯澤而為彭蠡者。番陽之水。既出湖口。則依南岸與大江相持以東。

東滙北滙傳欲以巢湖當之而自謂不應記其小而遺其大則巢湖不可代彭蠡也明矣

又不見所謂橫截而為北江者又以經文考之則今之彭蠡既在大江之南於經則宜曰南滙彭蠡不應曰東滙於導江則宜曰南會于滙不應曰北會于滙滙既在南於經則宜曰北為北江不應曰東為北江以今地望參校絶為反戾今廬江之北有所謂巢湖者湖大而源淺每歲四五月間蜀嶺雪消大江泛溢之時水淤入湖至七八月大江水落湖水方淺隨江以東為合東滙北滙之文然番陽之湖方五六百里不應舍此而録彼記其小而遺其大也蓋嘗以事理情勢考之洪水之患惟河為甚意當時龍門九河等處事急民

匯者彭蠡之澤也不言會於彭蠡者蒙上東匯澤為彭蠡之文。且見其與漢水共注此澤也。江水詳見彙纂

困。勢重役煩。禹親莅而身督之。若江淮則地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或分遣官屬往視亦可。況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所居。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負其險阻。頑不即工。則官屬之往者。亦未必遽敢深入。是以但知彭蠡之為澤。而不知其非漢水所匯。但意如巢湖江水之淤。而不知彭蠡之源為甚衆也。以此致誤。謂之為匯。謂之北江。無足怪者。然則番陽之為彭蠡信矣。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東為中江。

江水出今四川松潘衛北西番界

江漢水漲彭蠡鬱不流逆為巨浸無與其入而有積其過彼不過則此不積所謂匯也者如此故曰北會于匯匯言其外也蠡言其內也于匯不于彭蠡勢則然也蓋實志也江水濬發最在上流其次則漢自北入其次則彭蠡自南北入三水並持而東則江為中江漢為北江彭蠡所入為南江可知也非判然異派之謂也且江漢之合茫然一水惟見其為江也不見其為漢也故曰中江曰北江然其勢則相敵也故曰江漢朝宗

[鄭曉曰。濟發源於冀。經流於豫。分流於徐。入海於青。凡三伏而四見。一見於王屋而遂伏。再見而爲濟。再伏而入河。三見而爲滎。三伏而穴地。四見而出陶卬之北。自此不復伏矣。]

入于海

沱。江之別流於梁者也。澧。水名。水經。出武陵充縣西。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江。鄭氏云。經言道言會者。水也。言至者。或山或澤也。澧宜山澤之名。按下文九江。澧水既與其一。則非水明矣。九江。見荊州。東陵。巴陵也。今岳州巴陵縣也。地志。在廬江西北者非是。會。匯。中。江。見上章。

[今長沙郡有澧陵縣之名其以陵名爲縣矣]

[巴陵與夷陵相對出爲東西以夷陵曰西陵則巴陵爲東陵信矣]

[東陵即巴卬山一名天岳山臨大江今湖廣岳州府城是其遺址]

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沇水。濟水也。發源爲沇。既東爲濟。地志云。濟水出河

東郡垣曲縣王屋山東南。今絳州垣曲縣山也。始發源王屋山頂崖下。曰沇水。既見而伏。東出於今孟州濟源縣。（今孟縣與濟源縣俱屬懷慶府）二源。東源周迴七百步。其深不測。西源周迴六百八十五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溫縣。（屬懷慶府）是爲濟水。歷虢公臺西南入于河。溢滿也。復出河之南。溢而爲滎。滎即滎波之滎。見豫州。又東出于陶丘北。陶丘。地（在今兗州府定陶縣西南七里）名。再成曰陶。在今廣濟軍西。（今定陶縣）又東至于菏。菏。即菏澤。亦見豫州。謂之至者。濟陰縣自有菏派。濟流至其地爾。汶。北汶也。見青州。又東北至于東平府壽張縣安民亭。（屬兗州府）合汶水。至今青州博興縣入海。唐李賢謂濟自鄭以東。貫滑

曹鄆濟齊青以入于海本朝樂史謂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酈道元謂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脉水不與昔同然則滎澤濟河雖枯而濟水未嘗絶流也程氏曰滎水之為濟本無他義濟之入河適會河滿溢出南岸溢出者非濟水因濟而溢故禹還以元名命之按程氏言溢之一字固為有理然出於河南者既非濟水則禹不應以河枝流而冐稱為濟蓋溢者指滎而言非指河也且河濁而滎清則滎之水非河之溢明矣況經所書單立導流條例若斷若續而實有

源流或見或伏而脉絡可考先儒皆以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南豐曾氏齊州二堂記云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柏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於濟者皆於是乎達

淮出于豫經于徐入海于揚詳見彙纂

吳澄曰沂至下邳先入泗泗至淮陵乃入淮而曰東會于泗沂

也齊多甘泉其顯名者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濼水之旁出者也然則水之伏流地中㕩多有之奚獨於滎澤疑哉吳興沈氏亦言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所經取其井水煑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膈疏痰蓋其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也濟水伏流絕河乃其物性之常事理之著者程氏非之顧弗深考耳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淮出胎簪而桐柏以上其水尚微無泛溢之患故但自桐柏導之

桐柏之傍小山

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禹只自桐柏導之耳桐柏見導山泗沂見

東流至光州東北會汝水汝水出河南汝寧府遂平縣西六十里洪山

二水相敵。不以沂既入泗而沒其名。如朝宗並稱江漢之例。

此言渭水自西而東之次。雍州散言境內諸水。而自源徂流。言于此也。

王炎曰。凡導川。皆決而委之於海。天下之水。在北莫大於河。在南莫大於江漢。故先言導河。而漢次之。江又次之。淮濟亦四瀆。

徐州。沂入于泗。泗入于淮。此言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入海在今淮浦。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灃涇大與渭。故並曰會。

渭得灃涇則愈大。漆沮皆小。故曰過。

同穴。山名。地志云。鳥鼠山者。同穴之枝山也。餘並見雍州。孔氏曰。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而處。其說怪誕不經。不足信也。酈道元云。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耳。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兩峰相並如熊耳。

屬河南府。

熊耳。盧氏之熊耳也。餘並見豫

先言濟而淮次之皆自北而南也四瀆之西有渭東有洛亦大川故以是終焉

州洛水出冢嶺山禹只自熊耳導之耳○按經言嶓冢導漾岷山導江者漾之源出於嶓江之源出於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言導河積石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於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沇水不言山者沇水伏流其出非一故不誌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略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於河故於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

林之奇曰、禹貢所載冀州以下。其所以辨之者至矣。自此以下。皆所以同之也。有以同之。則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各要其所歸。而不見其所為異。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大要也。

張九成曰、非特水得其性。而火金木土穀。亦各得其性。而為天下用矣。蓋水於天地間。為物最大。水得其性。則五行皆得其性。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一句綱。五句目。

隩。隈也。李氏曰。涯內近水為隩。陂。障也。會同。與灉沮會同同義。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奠居。九州之山。槎木通道。已可祭告。九州之川。濬滌泉源。而無壅遏。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此蓋總結上文。言九州四海。水土無不平治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孔。大也。水、火、金、木、土、穀。皆大修治也。

矣。此鯀湮洪水。乃謂之汨陳其五行。而九疇之次五行。所以一曰水。居其先者。豈無謂乎。

此建官分治。乃州有十二師。咸建五長之事。堯舜在上。雖非禹所專。而實一出禹所經畫。所謂弼成五服也。

土者財之自生（謂凡山澤邱陵墳衍原隰之土）。謂之庶土。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謂以九土相參而辨其等）。當以肥瘠高下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底致也。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言取民有制。什一而稅。不過度也）賦之入。如周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之類。咸皆也。則品節之也。九州穀土。又皆品節之以上中下三等。如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名物。以致稼穡之類。中邦。中國也。蓋土賦。或及於四夷。而田賦則止於中國而已。故曰。成賦中邦。

錫土姓

錫土姓者。言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左傳所謂天子建德。因生（謂有德之人生此地。以此地名賜之姓以顯之）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者也。

祗台德先（以敬德率諸侯）

史官恐後人見禹之胼胝而斷以盡力之說故以德先終之此作史之妙。

諸侯各迪有功

不距朕行台我距違也禹平水土定土賦建諸侯治已定功已成矣當此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能違越我之所行也

五百里甸服百里

里者道途遠近之數非方井之里也

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甸服畿內之地也甸田服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

朱子曰甸治田也畿內天子之田其民為天子治田事故曰甸服

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禾本全曰總刈禾曰銍半藁也半藁去皮曰秸謂之服者三百里內去王城為近非惟納總銍秸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獨於秸言之者總

供飼國馬芻禾是也

穫禾短鐮也

去穗送藁易于送穗也

輸賦稅、則遠者輕而近者重。建侯邦、則遠者大而近者小。此疆理天下之大法也。朱子曰、三百里、謂自三至五。為百里者三、隨文生例。

前二者、而言也。粟穀也。內百里、為最近。故并禾本、總賦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藁納也。外百里、文次之。去藁粗皮納也。外百里、為遠。去其穗而納穀。外百里、為尤遠。去其穀、而納米。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為納賦之輕重精粗也。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為五等者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自三百里而往皆諸侯也。

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采者、卿大夫所謂世祿之家邑地。男邦。男爵小國也。諸侯、諸侯之爵。大國次國也。外大國則內無所逼。內小國則弱有所依。先小國、而後大國者、大可以禦外侮、小得以

即周語賓服也綏者以諸侯安王為名賓者以王敬諸侯為名

蔡音薩

安內附也此分諸侯五百里而為三等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

二句意亦互見

度王者之**文教**而行之

二百里奮武衛以衛天子

以治世武事易弛也

綏安也謂之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揆度也綏服內取王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於內外之間故以內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衛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夏之辨者如此

立學校明理義以善其生而民安

修車馬備器械以護其生而民安

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略

五服亦大約限制之宜耳。每服之中。又自分爲二三節。此周制九服之所由起也。

於中國。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而已。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左傳云。蔡蔡叔。是也。流放罪人於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荒服去王畿益遠。而經略之者。視要服爲尤略也。以其荒野。故謂之荒服。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流。流放罪人之地。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之別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今按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故益稷篇言弼成五服。至于五千

王安石曰。荒。不治也。言不可要而治也。

然堯都冀州冀之北境并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棄於要荒以地勢考之殊未可曉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當舜之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之間舊為蠻夷淵藪而今富庶繁衍遂為上國土地興廢不可以一時概也周制九畿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每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併之則一方五千里四方相距為萬里蓋倍禹服之數也漢地志亦言東西九千里南北一萬三千里先儒皆疑禹服之狹而周漢地廣或以周服里數皆以方

下文既曰訖于四海則四方皆至于海矣而西獨言被于流沙者蓋水之西流至此而極不見其所歸未可以正名其為海也故王制曰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亦以東海對流沙也

禹貢首節概舉治水規模言之兾州而下以帝都為主自東而西區別九州之疆域言之尊岍而下則自西而東貫串九州之山水言之自九州攸

言或以古今尺有長短或以禹直方計而後世以人迹屈曲取之要之皆非的論蓋禹聲教所及則地盡四海而其疆理則止以五服為制至荒服之外又別為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是已若周漢則盡其地之所至而疆畫之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必以玄圭者言吾君之德與天為一而寓誠於圭以表見之也

漸漬被覆暨及也地有遠近故言有淺深也聲謂風聲教謂教化林氏曰振舉於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軌範於此而遠者效焉故謂之教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

同而下則總合九州成績言之自五百里甸服而下則以成五服自內及外言之自東漸而下則遠舉四極言之以至於告成功終焉經緯錯綜法度森嚴非聖經不及此

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無窮也錫與師錫（古者下錫上亦可謂錫也）之錫同水土既平禹以玄圭為贄而告成功于舜也水色黑故圭以玄云

甘誓

甘地名有扈氏國之南郊也在扶風鄠縣（本夏扈國秦改為鄠）誓與禹征苗之誓同義言其討叛伐罪之意嚴其坐作進退之節所以一衆志而起其怠也誓師于甘故以甘誓名篇書有六體誓其一也○按有扈夏同姓之國史記曰啓立有扈不服遂滅之唐孔氏因謂堯舜受禪啓獨繼父以是不服亦

胡氏士行曰。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無事為六卿。有事則分掌六師。六卿分職司馬主兵。官制也。六卿並將。司馬帥一。兵制也。

臆度之耳。左傳昭公元年。趙孟曰。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則有扈亦三苗徐奄之類也。

杜預曰。今頓邱衛縣。今下邳縣。二國嬴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簡法。總一事之始終而言須讀斷。乃召至末又言未戰之前有此誓。

六卿。六卿之卿也。按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六鄉。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於大司徒。有事出征。則各率其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大司馬。所謂軍將皆卿者是也。意夏制亦如此。古者。四方有變。專責之方伯。方伯不能討。然後天子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征無戰。今啓既親率六軍以出

恭敬者百聖之心法即家法也啟之此心即祗承祗台之心

而又書大戰于甘則有扈之怙強稔惡敢與天子抗衡豈特孟子所謂六師移之者書曰大戰蓋所以深著有扈不臣之罪而爲天下後世諸侯之戒也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重其事故嗟歎而告之六事者非但六卿有事於六軍者皆事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威暴殄之也侮輕忽之也鯀汨五行而殛死況於威侮之者乎三正子丑寅之正也夏正建寅怠棄者不用正朔也有扈氏暴

殄天物輕忽不敬廢棄正朔虐下背上獲罪于天天用勦絕其命今我伐之惟敬行天之罰而已今按此章則三正迭建其來久矣舜協時月正日亦所以一正朔也子丑之建唐虞之前當已有之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呼左之人而告之下御字右字亦然

左車左右車右也攻治也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居左以主射一居右以主擊刺御者居中以主馬之馳驅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

步卒七十二人每二十五人為兩甲士則每兩之長故呼而誓之

僅八十字。而六軍之制。車乘之法。邦國賞刑之典。誓師之辭。靡不明備。
禹自征苗以來。未嘗用師。軍旅之事。宜啟所未聞也。而有扈之

者。左射以菆。（矢之善者）是車左主射也。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車右主擊刺也。御非其馬之正。猶王良所謂詭遇也。蓋左右不治其事。與御非其馬之正。皆足以致敗。故各指其人以責其事。而欲各盡其職而不敢忽也。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戮。殺也。禮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左傳。軍行。祓社釁鼓。然則。天子親征。必載其遷廟之主。與其社主以行。以示賞戮之不敢專也。祖左。陽也。故賞于左。社右。陰也。故戮于社。孥。子也。孥戮。與上戮字同義。言若不用命。不但

擔究然神考家法。然則禹固不以天下為無事而不訓以兵。啓亦不以天下為無事而不習於兵。講之以豫用之以節。其斯為王者之師與。

五子之歌一章。切於一章。

戮及汝身。將并汝妻子而戮之。戰危事也。不重其法。則無以整肅其衆而使赴功也。或曰戮辱也。孥戮猶秋官司厲孥男子以為罪隸（周禮孥作奴。謂坐為盜賊而為奴者。輸于罪隸。）之孥。古人以辱為戮。謂戮辱之以為孥耳。古者罰弗及嗣。孥戮之刑。非三代之所宜有也。按此說固為有理。然以上句考之。不應二戮而二義。蓋罰弗及嗣者。常刑也。予則孥戮者。非常刑也。常刑則愛克厥威。非常刑則威克厥愛。盤庚遷都。尚有劓殄滅之無遺育之語。則啓之誓師。豈為過哉。

五子之歌

（不言五弟而言五子。以其述祖之訓。故繫父以言之。）

五子。太康之弟也。歌。與帝舜作歌之歌同義。今文無。

此史序作歌之由。

黄度曰、禹之功豈便至不祀。五歌幾使人不忍聞。其民歌詩流傳。誰不動心。少康中興。而羿浞皆誅。此歌實有感焉。

古文

字法。有。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怠。勝。敬。字法。

夏都冀州、在大河之北。洛在大河之南。

太康。啓之子。尸。如祭祀之尸。謂居其位、而不為其事。如古人所謂尸祿尸官者也。豫。樂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夏之先王。非不遊豫。蓋有其節。皆所以為民。非若太康以逸豫而滅其德也。民咸貳心。而太康猶不知悔。乃安於遊畋之無度。言其遠

一因字明禍亂之本。在此不在彼。其所以戒人君者至矣。

太康初去。五子即侍其母以從。太康畋洛南。五子待于洛北。太康不及。使羿距于河。五子皆怨。史述太康之惡。然後言其作歌。故羿距之文。乃在母從之上。作文之勢然。

則至于洛水之南。言其久。則十旬。而弗反。是則太康自棄其國矣。

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字法。）

窮。國名。羿。窮國君之名也。或曰。羿。善射者之名。賈逵說文。羿。帝嚳射官。故其後善射者。皆謂之羿。有窮之君。亦善射。故以羿目之也。羿因民不堪命。距太康于河北。使不得返。遂廢之。

（禹縣古有窮國。今山東濟南府德州北有禹縣故城）

（叙羿距以前事。）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另提。）（叙羿距以後事。）

御。侍也。怨。如孟子所謂小弁之怨。親親也。小弁之詩。父子之怨。五子之歌。凡弟之怨。親之

（如怨父之怨。）

也。

五歌每一首有章法。合五首、又有五首之章法。第一首、揔冒下四首。第二首、承第一首。第三首、緊作頓挫。第四首、又振起。第五首、揔收。音節凄涼。一唱三嘆。杜工部五七

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五子、知宗廟社稷危亡之不可救。母子兄弟離散之不可保。憂愁鬱悒慷慨感厲。情不自已。發為詩歌。推其亡國敗國之由。皆原於荒棄皇祖之訓。雖其五章之間。非盡述皇祖之戒。然其先後終始。互相發明。史臣以其作歌之意。序於五章之首。後世序詩者。每篇皆有小序。以言其作詩之義。其原蓋出諸此。

是第一章起法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此禹之訓也。皇大也。君之與民。以勢而言。則尊卑之分。如霄壤之不侔。以情而言。則相須以安。

言古律連十數首而曲折頓挫止一起結當祖此

猶身體之相資以生也故勢踈則離情親則合以其親故謂之近以其踈故謂之下言其可親而不可踈之也且民者國之本本固而後國安本旣不固則雖強如秦富如隋終亦滅亡而已矣其一其二或長幼之序或作歌之序不可知也

危言凜栗

語工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

索昔各反馭音御予五子自稱也君失人心則爲獨夫

獨夫、即愚夫愚婦。一、能勝我矣。三失者。言所失衆也。民心怨背。豈待其彰著而後知之。當於事幾未形之時而圖之也。朽。腐也。朽索易絕。六馬易驚。朽索固非可以馭馬也。以喻其危懼可畏之甚。爲人上者。奈何而不敬乎。前既引禹之訓。言此則以己之不足恃。民之可畏者申結其義也。

一車四馬、天子則六馬、兩服兩驂之外、又有兩騑

蒙上文

其二曰。訓有之。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亡。

字法

此。亦禹之訓也。色荒。惑嬖寵也。禽荒。耽遊畋也。荒者。迷亂之謂。甘。嗜。皆無厭也。峻。高大也。

禮樂政教。為天下之大經者。謂之典。爵祿廢置予奪賞誅。為治

宇。棟宇也。彫。繪飾也。言六者有其一。皆足以致滅亡也。禹之訓。昭明如此。而太康獨不念之乎。此章首尾意義已明。故不復申結之也。

君天下之本。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平陽蒲坂安邑相去不盈二百。故以陶唐言之。

維持天下之制。

堯初為唐侯。後為天子。都陶。故曰陶唐。堯授舜。舜授禹。皆都冀州。言冀方者。舉中以包外也。大者為綱。小者為紀。底。致也。堯舜禹相授一道。以有天下。今太康失其道。而紊亂其紀綱。以致滅亡也。

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

今山東兗州府定陶縣。後居唐。

後都平陽。

絲無紀則不能自理。

綱無綱則不能舉。

又提振。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

天下之大法者。謂之則。

折閱、謂損所責物價也

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

明明。明、而又明也。我祖。禹也。典、猶周之六典。則、猶周之八則。所以治天下之典章法度也。貽。遺。關。通。和。平也。百二十斤為石。三十斤為鈞。鈞與石。五權之最重者也。關通。以見彼此通同。無折閱之意。和平。以見人情兩平。無乖爭之意。言。禹以明明之德。君臨天下。典則法度。所以貽後世者如此。至於鈞石之設。所以一天下之輕重而立民信者。王國府庫亦有之。其為子孫後世慮。可謂詳且遠矣。奈何太康荒墜其緒。覆其宗而絕其祀乎。

堯舜之二典。

物之當然曰物則。理之自然曰天則。

以理言。則如五典。以事言。則如

字法。

句法。

所以曷歸者、太康也。而五子則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民仇者太康也。而五子則曰。萬姓仇予。予將疇依。不答萬姓也。而曰弗慎厥德。仁愛之情。怨艾之思。溢於言表。

太康失國。由不敬慎。故五子之歌。始之曰柰何不敬。終之曰弗慎厥德。乃一篇之綱領。

○又按法度之制。始於權。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是權衡者。又法度之所自出也。故以鈞石言之。

言錘與物鈞所稱適停則衡平也

立準以望繩以水為平也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哀音苦節。

五言古詩。

忸女六反。怩女夷反。○曷何也。嗚呼曷歸。歎息無地之可歸也。予將疇依。彷徨無人之可依也。為君至此。亦可哀矣。仇予之予。指太康也。指太康而謂之予者。不忍斥言。忠厚之至也。鬱陶。哀思也。顏厚。愧之

見於色也。忸怩愧之發於心也。可追。言不可追也。

胤征

胤國名。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此以征名。實即誓也。仲康于有夏中衰之運。羿執國政。社稷安危在其掌握。而仲康能命胤侯以掌六師。胤侯能承仲康以討有罪。是雖未能行羿不道之誅。明羲和黨惡之罪。然當國命中絕之際。而能舉師伐罪。猶爲禮樂征伐之自天子出也。夫子所以錄其書者。以是歟。○或曰。蘇氏以爲羲和貳於羿。忠於夏者。故羿假仲

孫月峰云此篇文氣疎宕細玩却是嚴栗

康之命命胤侯征之令按篇首言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又曰胤侯承王命徂征詳其文意蓋史臣善仲康能命將遣師胤侯能承命致討未見貶仲康不能制命而罪胤侯之為專征也若果為篡羿之書則亂臣賊子所為孔子亦取之為後世法乎

羿立仲康而曰仲康肇位若正仲康之始不予羿以擅也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仲康之沈幾先物胤侯之為王室倚重俱可見矣

眼

仲康太康之弟胤侯

太康既見距於羿五子亦在洛汭不得返故都太康國於陽夏又十年而殁仲康繼之皆在河南至相始遷河南則仲康之立未必羿奉之於安邑也惟以為立之故都遂疑此篇為羿挾天子之命反加羲和以忠夏之名而在仲康非惟不能自振亦有德羿紾兄之嫌是此篇之全文俱為不順林氏雖極闢之無一言及於仲康之本在河南則此等議論俱無所施也金履祥通

胤國之侯命掌六師命為大司馬也仲康始即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師次年方有征羲和古者逾年改元則是即位之次年也之命必本始而言者蓋史臣善仲康肇位之時已能收其兵權故羲和之征猶能自天子出也林氏曰羿廢太康而立仲康然其簒也乃在相之世仲康不為羿所簒至其子相然後見簒是則仲康猶有以制之也羿之立仲康也方將執其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天下而仲康即位之始即能命胤侯掌六師以收其兵權如漢文帝入自代邸即皇帝位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鎮撫南北軍漢衛宮之軍在南為南軍京城之軍在北為北軍之類羲和之罪雖曰沈亂于酒然黨惡於羿同惡相濟故胤

鑑前篇考之至備

侯承王命往征之以翦羿羽翼故終仲康之世羿不得以逞使仲康盡失其權則羿之篡夏豈待相而後敢邪。羲氏和氏。夏合為一官。曰胤后者。諸侯入為王朝公卿。如禹稷伯夷謂之后也。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徵音澄。徵驗。保安也。聖人謨訓明有徵驗可以定安邦國也。下文即謨訓之語。天戒日蝕之類。謹者恐懼修省以消變異也。常憲者。奉法修職以供乃

即書所謂庶徵也

即詩所謂天保也

事也。君能謹天戒於上。臣能有常憲於下。百官之衆。各修其職。以輔其君。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政。此其所以為明明后也。又按日蝕者。君弱臣強之象。后羿專政之戒也。羲和掌日月之官。黨羿而不言。是可赦乎。

此段散而有調

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遒慈秋反。鐸達各反。遒人宣令之官。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振以警衆也。周禮小宰之職。正歲帥治官之屬。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亦此意也。官以

訓遒為聚聚人而令之也

禮有金鐸木鐸其體以金為之舌有金木之異武事振金鐸文事振

巡而示之也

木鐸

朱子曰、日月一歲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日月之合、

箴言。師以道言規正也。相規云者。胥教誨也。工。百工也。百工技藝之事。至理存焉。理無往而不在。故言無微而可略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官師、百工。不能規諫。是謂不恭。不恭之罪。猶有常刑。而况於畔官離次。俶擾天紀者乎。

如承以大夫師長之師非師保之師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

此段絕鍊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

句工

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抗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王者修德行政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

問月食如何曰至明中有暗處其暗至微望之時月與日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為暗處所射故食雖陽勝

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次位也官以職言次以位言畔官則亂其所治之職離次則舍其所居之位俶始擾亂也天紀則洪範所謂歲月日星辰歷數是也蓋自堯舜命羲和歷象日月星辰之後為羲和者世守其職未嘗紊亂至是始亂其天紀焉遐遠也遠棄其所司之事也辰日月會次之名房所次之宿也集漢書作

日月嘉會而陰陽輯睦則

輯集輯通用言日月會次不相和輯而掩蝕

陽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陰亦含章示冲以隱其形若変而相傷則不輯矣

日食者月掩之也月

於房宿也按唐志日蝕在仲康即位之五年

體掩日日被月映也

瞽樂官以其無目而審於音也奏進也古者

伐鼓為奏鼓

陰。畢竟不好。若陰有避陽之意。則不相敵。而不成食矣。

日蝕。則伐鼓。用幣。以救之。（責羣陰也。諸侯用幣于社。）春秋傳曰。惟正陽之月則然。餘則否。今季秋而行此禮。夏禮與周異也。嗇夫。小臣也。漢有上林嗇夫。庶人。庶人之在官者。周禮庭氏救日之弓矢。（救日為太陽之弓。救月為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恒矢。）嗇夫庶人。蓋供救日之百役者。曰馳曰走者。以見日蝕之變。天子恐懼於上。嗇夫庶人奔走於下。以助救日。如此其急。羲和為歷象之官。尸居其位。若無聞知。則其昏迷天象。以干先王之誅。豈特不恭之刑而已哉。政典。先王政治之典籍也。先時後時。皆違制失時。當誅而不赦者也。今日蝕之變如此。而羲和罔聞知。是固干先王後時之誅矣。

今予以爾

觀脅從之語羲和之聚黨助逆見矣仲康既未能鋤其根株不

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

出于天則為天罰

承天子威命將行也我以爾衆士奉行天罰爾其同力王室庶幾輔我以敬

出于天子則為天子威命

承天子之威命也蓋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仲康之命胤侯得天子討罪之權胤侯之征羲和得諸侯敵愾之義其辭直其義明非若五霸摟諸侯以伐諸侯其辭曲其義迂也

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

天吏二字始見於此

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殲將

可不翦其羽翼。故乘日食之變。正其昏迷之罪。不然。則褫職奪邑。司寇行戮足矣。何至勞大司馬興師搢衆。如臨大敵哉。殲厥四句。大哉王言。

廉反。崐出玉山名。岡山脊也。逸過渠大也。言火炎崐岡不辨玉石之美惡而焚之。苟為天吏而有過逸之德。不擇人之善惡而戮之。其害有甚於猛火不辨玉石也。今我但誅首惡之魁而已。脅從之黨則罔治之。舊染汙習之人。亦皆赦而新之。其誅惡宥善。是猶王者之師也。今按胤征始稱羲和之罪。止以其畔官離次。俶擾天紀。至是有脅從舊染之語。則知羲和之罪當不止於廢時亂日。是必聚亦逞之人。崇飲私邑。以為亂黨。助羿為惡者也。胤后徂征。隱其叛逆而不言者。蓋正名其罪。則必鋤根除源。而仲康之勢有未足以制后

羿者故止責其曠職之罪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威者嚴明之謂愛者姑息之謂記曰軍旅主威蓋軍法不可以不嚴嚴明勝則信其事之必濟姑息勝則信其功之無成誓師之末而復嗟歎以是深警之欲其勉力戒懼而用命也

書經讀本卷之二終

